

松江府志卷十

山川志 水利

禹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史記河渠志云禹抑鴻水于

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郭志

宋元嘉二十二年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松江滬瀆壅噎

不利欲從武康紆溪開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從

之功竟不立宋書始興王濬傳

梁中大通二年舊志作三年誤吳郡水災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

浙江舊志作松江誤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奕假節發吳吳興信

義三郡人丁就役南史梁昭明太子傳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水利

案是時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劫盜屢起征戍未歸強丁疏少太子慮吏爲人蠹農蠶失業善人從役抄盜彌增因疏請權停此功武帝優詔諭焉

唐元和五年王仲舒治蘇隄松江爲路唐書王仲舒傳

案蘇州府志云時松陵鎮南北西俱水鄉抵郡無陸路至是始通今吳江縣城北三里橋北行至長洲縣界七里橋曰古塘自觀瀾鋪至漵浦鋪十里曰石塘自漵浦至平望三十里曰官塘自平望南行至秀水縣王江涇曰土塘曰荻塘據此是隄應在蘇州府存之以備考

吳越天寶八年置都水營使以主水事募卒爲都號曰撩

淺軍治河築隄一路徑下吳松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漵

山湖入海十國春秋吳越武肅王世家

寶正二年濬柘湖及新涇塘由小官浦入海十國春秋

宋景祐初范仲淹守鄉郡上書宰臣具言水利志

郭

范文正公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諒目姑蘇四郊略
平窳而為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
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滂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
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楊子江而東抵巨
浸河渠至多壅塞已久而未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
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導者不惟使東南入
人必游飢可不一經畫乎今疏導于海也或曰蘇王
松江又使東北入于海也或曰蘇王有以乎其
高不納北流某謂不然江海所來復百谷蘇王有
善下耳江流或高則必涸涸亦明矣或曰蘇王有
矧今開賦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日
水安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日
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日
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可支某謂不
然新導之河必設諸壩常時倍矣旱歲亦局之沙不
塞也每春理其牖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局之沙不
溉田可救煖涸之災某謂不然歲則啓之積水之患
開賦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歲則啓之積水之患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二

水利

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如能使民
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飢而死曷為其
勞哉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
苗米三十萬斛官私之糴無復有焉如豐穰之歲春
役萬人食三萬石召民為役因而賑濟一月而食萬
歲日以五升召民為役因而賑濟一月而食萬
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為費軍食哉或謂
波澤之田動成澇瀆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吳中之
非水不殖滅之使淺瀆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吳中之
為功也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和平秋望七入積
而末去者猶有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和平秋望七入積
其流使不停壅縱三未龍港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
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港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
總數道而開之災必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如
矣賦澮之非朝廷主郡縣不無功而有毀守上之
橫議先至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憂且
無建事先至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憂且
漕資格而授恐功守宜擇重為朝廷之憂且失東南

也之利

案仲淹親歷海濱開濬五湖東南入吳松江東北入于海用錢糧一十八萬三千五百貫石自後置農田水利使者專管湖塘河渠

寶元元年葉清臣為兩浙轉運副使以太湖民田豪右據

上游水不得洩民不敢訴請疏盤龍匯瀆瀆港入于海

民賴其利宋史葉清臣傳

案清臣有祭滬瀆龍王文作景祐五年戊寅考仁宗本紀景祐四年後即書寶元元年然元年下載十一月庚戌大赦改元是清臣祭文當在未改元之前故稱景祐五年也

慶歷二年知華亭縣錢貽範開顧會浦及盤龍塘南畿志

章峴重開顧會浦記 縣西北六十里趨青龍鎮浦日顧會南通漕渠下達松江舟楫去來實為衝要自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三

水利

絳山之陽地形中阜積淤高與岸等每信潮吐納及半道而止者垂三十年康定建元之後愈澤仍歲浦無流津榜人其咨舍舟而徒錢君惻然有濬浦便在未改元之前故稱景祐五年也

其狀遂以議白府會明年春由青龍峴江瀾所來圖上風俗憫時裁凶期于順成刻意溝瀆深然其請乃籍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鄉之民得役夫三千五百五十人海隅孫君專董其役興二月辛酉訖四月辛丑始于邑郭終于江滙增深四尺槩廣八尺距縣半里舊設堰堤壅其上游今則仍貫案圖經縣管塘浦尤大者凡五顧壅其上一焉次曰盤龍曰崧塘曰趙屯曰大盈而崧壅其源與顧會合俱支流脈引環瀆民壤錢君又諭墾田者乘農之隙戶出丁壯咸于顧會疏導之其或歲苦淫雨水沴且作則撤去防庸縱其瀆漫自浦而洩匯于大川若驕陽盛怒蘊隆為虐則瀦滄潮波分注置剛由浦而入潤流千頃矣于是邑字人者雖廉得利害而嗇于經費豈物有通否必待其人耶今吾幸以和惠浸人髓以鍼石去民瘼與起廢易于轉圜因民所欲而利之則圖大垂久之制

孰愈于是哉觀是浦也則錢君政治之淑慝從可知矣

皇祐間知華亭縣吳及時以旱蝗禱于橫山之神得雨蝗

亦避境至秋大稔乃教民豫修水利以待淫潦明年大

水阡陌堅完溝洫通利復稔如初南畿志

嘉祐五年轉運使王純臣請令蘇湖常秀修作田塍位位

相接以禦風濤令縣官教誘殖利之戶自作溝塍定其

勸課為殿最鄭直治田書

六年轉運使李復圭知崑山縣韓正彥開松江之白鶴

匯如盤龍之法崇寧中鄭直又濬治之皆為民利嘉禾志

熙寧元年六月辛亥詔諸路興水利宋史神宗本紀七月命雍元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四

水利

直自昭文編校治浙西河渠二年十二月頒農田水利

約束郭志參姑蘇志

六年十一月命鄭直興修水利又數月中書檢正沈括

復言浙西涇浜淺澗當濬浙東隄防川瀆堙沒當修請

下司農貸緡募役從之仍命括相度兩浙水利宋史河渠志

案宋史熙寧六年杭州於潛縣令鄭直上言蘇州環湖地卑多水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碁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又因出士以為隄岸度用夫二十萬水治高田旱治下澤不過三年崑山之田畢治矣而吳郡志姑蘇志俱稱熙寧三年崑山人鄭直自廣東安撫機宜上言蘇州水利具書于圖首言六失六得因上其所著書數千言及治田利害七事有旨令直至兩浙運司與本路提舉倉司同共相度又稱五年十一月除直司農寺

承提舉兩浙興修水利然宋史河渠志載宣所上書
在熙寧六年五月神宗本紀三年五年亦不載此事
故從
正史

元祐三年常平使者調蘇湖常秀之人濬青龍江分地程

役常熟丞郭三益所部前期告辦

海鹽圖經

自慶歷二年

以松江風濤漕運多敗官舟遂築松江長堤介于江
湖之間橫絕江流五六十里震澤受數郡之水乃遏
以長隄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速自江至海諸港復
多沙泥漲寒菱蘆叢生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
皆憂瀾漫宜先開江尾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
漲泥鑿松江隄為木橋千所隨橋饒開菱蘆為港走
水仍于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湖水繇華亭青龍
入海則三州水

患必大衰滅

案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自吳江東至青龍洩水入
海昔監司恐走透商稅遂塞此江籠截商稅利國幾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五

水利

何而湮塞湍流其害實大是時青龍人戶願
自出錢開濬官吏不與施行安亭今屬蘇州

紹聖中轉運副使毛漸奏開大盈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

浦以入海

宋史毛漸傳

案毛漸本傳浙部水溢詔賜緡錢二百萬以賑之漸
言數州被害卽捐二百萬儻仍歲如之將何以繼乃
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
于海開無錫蓮蓉湖武進廟堂港常熟疏涇梅里入
大江又開崑山七耳茜涇下張諸浦及東北道吳江
開大盈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
患為

元符三年詔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河港浦溝瀆修疊堤岸

開置斗門水堰等許役開江兵卒

宋史河渠志

崇寧元年置提舉淮浙澳牐司官一員凡常潤杭秀揚州

新舊等牘通治之宋史河渠志

二年通直郎陳仲方別議濬吳松江自大通浦入海時

又開青龍江役夫不勝其勞而提舉常平徐確謂三州

開江兵卒千四百人使臣二人請就令護察已開之江

遇潮沙淤澱隨即開淘宋史河渠志

案宋史稱確與監司往往被賞人以為濫明年提刑
司言開濬吳松江役夫五萬死者千一百六十
二人費錢米十六萬九千三百四十一貫石積水至
今未退于是原相度官轉運副使劉河等皆坐貶降
而郭志與姑蘇志皆云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三
江之說以為太湖東注于海松江正在下流向來潮
泥淤塞水溢為患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
直徹海口七十四里以常平錢米十八萬三千餘充
調夫之費因令飢民就食確躬操畚鍤以先之水道
遂通或言飢民就役多死降三秩確曰使役不興飢

松江府志

卷十

六

水利

民當駢首就死以此獲愆吾所願也與
正史稍異然確之言仁人也竝記之

大觀元年五月中書舍人許光凝奏願委本路監司與諳

曉水勢精彊之吏徧詣江浦詳究利害詔吳擇仁相度

以聞十一月復詔陳仲方為發運司屬官再相度蘇州

積水宋史河渠志

許光凝奏略太湖在諸郡間必導之海然後水有
所歸自太湖距海有三江有諸浦能疏滌江浦除水
患猶反掌耳今境內積水視去歲損二尺視前歲損
四尺良由初開吳松江繼濬八浦之力也吳人謂開
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願委本路監
司云云十一月詔云禹貢三江既導震澤底定今
三江之名既失其所水不趨海故蘇湖被患其委本
路監司選擇能臣檢案古迹循導使之趨下并相度
以圩岸

三年兩浙監司請開淘吳松江復置十二牘命諸司再

相度以聞宋史河渠志

案是時工部謂吳松江散漫不可開淘洩水遂命諸司再相度

政和元年詔蘇湖秀三州治水創立圩岸其工費許給越

州鑑湖租賦宋史河渠志

六年發運副使應安道言秀之華亭縣欲竝循古法盡

去諸堰各置小斗門宋史河渠志

案是年以平江三十六浦牘久湮塞詔令守臣莊徽專委戶曹趙霖講究利害依舊置牘于是應安道言凡港浦非要切者皆可徐議惟當先開崑山縣界茜涇塘等六所云云與趙霖相度俱言平江三十六浦故從略焉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七

水利

宣和元年正月兩浙提舉常平趙霖開修華亭縣青龍江

自白鶴匯至艾祁塘口共長十三里闊十五丈底闊九丈深一丈二尺通役六十一

萬二千八百餘工十一月御筆訪聞華亭泖可為田仰趙霖相

度措置圍裏華亭泖吳郡志

附衛涇與提舉趙霖論水利書略澱山一湖廣袤四十里澤被三郡數十年來湖之圍為田者大半無非豪右之家旱則獨據上流沿湖之田無所灌溉水則無所通洩沿湖被江民田無慮數千頃反為不耕之地淳熙間開掘山門溜五千餘畝乃一湖喉襟由是數十年之害一旦盡除灌溉之利漸復紹熙初忽為中天竺寺指占使司吏輩竝緣為奸遠爾給佃後因民詞再得旨開掘緣冒佃者不曾行遣小人無所忌憚今春復有頑民數輩約從毀撤向來約禁石碑公然圍築浙西多仰陂湖之利非他處比前後圍裏陂湖禁戢甚嚴具載甲台臣僚申請亦多某昨陛辭日曾論此事甚詳少定檢尋得當錄呈也

紹興四年提舉浙西茶鹽王珏開華亭瀕海支河二百餘

里自是鹽得流通田資灌溉

南畿志

案舊志王珏小傳稱紹興二年珏起家鹽官丞而其開華亭瀕海河在提舉浙西茶鹽之時考宋史高宗本紀紹興五年并諸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十五年改諸路提舉茶鹽官為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據此是珏之開河應在紹興五年至十五年之間浙江通志職官志亦云未審其次舊志云紹興四年仍之俟考

十五年通判曹泳重開顧會浦

郭志

楊炬記略紹興甲子夏大水吳門以東沃壤之區悉為巨浸部使者飭郡邑詢求故道導源決壅以洩水勢于是監州曹公覽川原考視高下訪于父老得顧會浦自縣之北門至青龍鎮浦凡六十里南接漕渠而下屬于松江案上流得故牖基復得慶歷二年修河記知茲河廢興之歲月與夫淺深廣狹之制役徒錢穀之數蓋歷百有六年河久不濬淪塞淤澱行為平陸遂以狀請于朝籍縣之新江海隅北亭集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八

水利

賢四鄉食利之民以疏治之官給錢糧而董以縣令簿尉公偃冒風霜率先寮屬與工自十月二十有六日役三月而河成起青龍浦及于北門分為十部因形勢上下為級十等北門之外增深三尺尺而下至鎮浦極于一丈面廣五丈有奇底通三尺尺據上流築兩狹隄因舊基為牖而新之復于河之東關治行道建石梁四十六通諸小涇以分鄉之涇浸不狹旬水落土墳由是籐山東西民田數千頃皆為膏腴役工二十萬用糧以石計七千二百為錢以緡計二萬五千其他見于前記者茲不錄附范成曰大水利圖序救災捍患之術其大槪有二曰作隄曰疏水其小概一曰種菱今之時舉質以備糧種其三尺坎坳斷裂佃戶貧下至東作時舉質以備糧與江勢無餘力以畚鍤之工或歸業或召新租事力愈薄鹵莽增甚宜考紹興二年能歸業以來被水之高五六尺基鄰湖壤八尺以上秋搭白之處增築長隄使高五尺其邊鄰湖壤八尺以上秋搭白之處增築長隄手足所及土皆可取閱春夏之交風潮土已堅定草茅生之可恃為安較之臨時補綴相去遠矣

至于夫力則同頃其利如一人固當悉力南高而北下水
必先自北入北邊有田之入崑山之田號為下濕數
合併工夫蓋作隄之說如此吳松江積潦三十年來
十年前十種九澇自趙霖鑿吳松江積潦三十年來
歲無游飢今吳松之利自疏而中諸港頗有涇鬱
宜行視出之水皆決而疏之使水得肆行無留而
隄岸始為有用蓋疏水之說如此江東圩埂高厚如
大府之城舟行常仰視之竝驅其上猶有餘地至水
發時數十百圍一時皆破其有菱葑外護者則往往
獨存蓋其紛披搖曳與水周旋而不與之忤比其及
岸已如彊弩之末狂怒盡盡矣菱之能殺水如此菱
所不產處即置葑田附之三說具舉無遺策矣使躬
行阡陌不三日間利害皆在自今誠因農隙稍捐倉
粟以助作者此命一下見其歡然翁從指顧而成矣

宋史食貨志

乾道二年詔秀州華亭縣張涇牘并澱山東北通波塘港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九

水利

淺處俟今年十一月興修

宋史食貨志

案宋史是年六月知秀州孫大雅言州有柘湖澱山
湖當湖陳湖支港相貫西北可入于江東南可達于
海竝海農家作壩以卻鹹潮雖利及一方而水患實
害鄰郡設疏導之則害及竝海之出若于諸港浦置
牘啓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獲修治之然工夫稍大欲
率大姓出錢下戶出力于農隙修治之然工夫稍大欲
轉運副使姜誥與守臣視之誥尋與秀州
常州平江府江陰軍條上利便乃有是詔
許克昌濬河置牘碑記甲申秋八月淫雨害稼粟
年大饑上臨朝咨嗟分遣使者結轍于道發廩賦粟
以活飢者會有一言蘇秀勢最下華亭尤近海十八港
皆有堰捍潮可一切決之四湖所蓄水宜為斗門以
便節減上亟命兩浙轉運副使姜誥與秀州
宜姜侯既受旨誥訪故老周覽川野盡得其便利視其
聞曰東南瀕海之地視諸港反高雖有神禹不能導
水使上東也今宜濬通波大港以爲建甌之勢又即張
涇堰旁增庫爲高築月河置牘以達于江東南鹹潮自無從
啓閉則西北積水順流以達于江東南鹹潮自無從

入也上稱善卽丐以常平之帑贍其役且與守臣鄭
聞會其事制許焉則相與庀徒揆日賦材計功既具
以授之縣令侍其銓乃濬河自斡山達青龍江口二
十有七里其深可以負千斛之舟因其土治高岸護
青墩旁今有青墩港故水所敗田數萬畝還爲膏腴
爲插于邑東南四十有八里增故土七尺費巨石兩
趾相距常有四尺深十有八板板尺有七尺濬河之
長三千三百五十有五廣常有六尺凡濬河之工萬
有一千二百金工石工木工畚鍤之工伐取運致之
工總其數七倍于濬河糜錢緡九千三百五十四粟
石二千三百有九十始于仲冬之朔凡五十有五
日而畢蓋歛未嘗及民而民亦若不知有是役也

六年監進奏院李結獻治田三議乞于蘇湖常秀諸州

水田塘浦要處乘農隙作堰從之宋史食貨志

十五年以兩浙路轉運判官吳垌奏請命浙西常平司

措置錢穀勸諭人戶于農隙并力開濬華亭等處沿海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十 水利

三十六浦堙塞決洩水勢宋史河渠志

案宋孝宗乾道九年後甲午改元淳熙而宋史河渠
志乾道二年後載十三年張叔獻言云云十五年吳
垌奏請云云下接乾道七年邱密奏請築堰一條紀
年外誤明係史文錯簡考浙江通志職官志內張叔
獻吳垌爲兩浙轉運副使皆高宗時任疑此二條乃
紹興時事然觀高宗本紀及職官志南宋書宋史新
編續通鑑諸書皆不載此未敢據浙江通志職官一
條更易姑從宋史原文以俟考正 十三年張叔獻
一條見海塘門

淳熙二年立庸田司于平江撩漉吳松江沙泥濬各牘舊

河渠瀆及松江之張涇通波南北俞塘鹽鐵官紹盤龍

蒲匯六磊石浦等塘郭志

十年以浙西提舉司言命秀州發卒濬治華亭鄉魚祁

塘使接松江太湖之水遇旱即開西牯堰放水入泖
十三年浙西提舉羅點以崑山華亭之間澱山湖洩諸
水道土豪占以為田水由是壅奏請開濬有旨命點躬
親相視開掘農民聞命歡躍不待告諭各裹糧合夫先

行掘鑿于是竝湖巨浸復為良田

南畿志

羅點乞開澱湖圍田狀浙西圍田湮塞水勢所在
皆有獨澱山湖一處為害最大因被奸民包裹圍田
築斷堰岸致水勢無由發洩此湖上通蘇湖秀三州
之水全藉古來斜路等港通洩湖水下徹大小石浦
出吳松江入海遂委吳縣主簿劉允濟同崑山縣尉
躬親看視采問利害據申到澱湖秀三州之水承
南北一十八里旁通太湖滙蘇湖三州之水承
下洩不容少有壅遏華亭在湖之南崑山在湖之北
湖水自西南趨東北所賴洩水去處其大者東有大
盈趙屯大石三浦西北有千墩陸虞道三浦中間南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十一

水利

取澱山湖北取吳松江凡三十六里竝湖以北中為
一澳係古來吞吐湖水之地今名山門溜東西約五
六里南北約七八里正當湖流之衝非眾浦比貫山
門溜之中又有斜路港上達湖口當斜路之半又西
過為小石浦為三道殺洩湖水竝從上而浦凡斜路港大
小石湖二水曉夕往來流灌不息以此浦港通利無
有沙泥壅塞可以宣導水源今來頑民輒于山門溜
之南東取大石浦西取導水源今來頑民輒于山門溜
大岸延跨數里絕湖取水不使北流盡將山門溜中
圍占成田所謂斜路及大小石浦湖洩放湖水去處竝
皆築壅塞父老嘗言圍岸初築時湖水平白漲起丈餘
盡壅人西南華亭縣界大小石浦湖洩放湖水去處竝
圍斷其浦脚一華亭縣界大小石浦湖洩放湖水去處竝
下流無緣蕩滌通利即今淤塞反高于田遇水則無
處洩瀉遇旱則無從取水大抵水性趨下下流既壅
勢必潰裂四出散入
民田理無可疑者
附前進士胡恪開修三江五匯之制則水有所歸承
匯三十六浦四十二灣常曲為之制則水有所歸承

不為患乃詔給簿尉俸隨司門員外郎李公傳相度
開修三江積水後轉連提刑提舉司言開淘吳松江
湮塞去處自大盈諸浦洩水入海凡用二百二十八
萬七千八百一十五二錢糧一十八萬三千九十八
石貫

紹熙元年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劉穎濬澱山湖以洩吳松

江禁民侵築毋使偏塞大流民田賴之

宋史劉穎傳

案太湖備考稱淳熙十七年提舉劉穎濬澱山湖洩
吳松江考宋史孝宗本紀淳熙十六年二月壬戌下
詔傳位皇太子是淳熙
十七年當是紹熙元年

景定二年權華亭縣黃震申嘉興府辭修田墜狀黃氏日抄

案黃氏日抄此狀初任諸司差委事作與權華亭縣
申倉司乞米賑飢狀權長洲縣甲平江府乞添放水
傷狀俱在辛酉考辛酉為景
定二年原志作開慶誤

山川志

水利

松江府志

卷十

三

辭修田墜狀竊見本縣管下圍田盡在西鄉見今
茫茫尙成巨浸未可施工尙後水退各有田主自係
已事何待官司監督縱使官吏到鄉不過于官河上
經行一遭取鄉保結狀一紙而去僻村小港何緣徧
及坐守一監視恐無此理縱一處可監其餘凡幾
圍安得一視而無之古有田畷之官固可往來阡陌
與民無間時異事殊百姓畏官如虎凡欲利之適以
害之分曠場旁歉被害最甚諸司重疊差官檢撈諸鄉
勸分兩耳目尙檢核不及或所差不暇吏卒之擾為官
者兩耳安得而檢核不及或所差不暇吏卒之擾為官
朝廷又安得而知惟省事即是不便民况田岸之事
小水利之安得而為必欲利民使官不必慮水則其
在官民不得為必欲利民使官不必慮水則其
利之大者竊考本縣圖志南北東西各放之水
東以蒲匯通大海西以松江此華亭所以常熟自通
塘直至極北亦通吳松江此華亭所以常熟自通
妄獻利便將洩水之地塞為沙田朝廷不知病所失
信所得毫末而華亭一縣多被淹沒公私交病所失
甚多今若準舊開濬則百姓小而修水利之為大幸甚
也大矣如蒙申請舍田岸之小而修水利之為大幸甚

更有一說雖平而實簡但鏤板曉諭圍田人戶趁今農隙作急發本修築水壞之岸以備將來差官點撞則人戶自然盡力豈不簡而易行

黃震代平江府回馬裕齋催洩水書

黃氏抄

本郡西南受荆溪以上江東數郡水既高若建甌東北自崑山之太倉連互常熟其勢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內四面皆源獨其中受水之流水反蓄而不自洩故近郭之田雖茫為一壑而濱海之田則枯涸自如特近郭之地舟楫所經人所共見濱海之地耳目不及人所不知耳古荆溪而由分水銀陵二管下設伍子胥伐楚之運河以入荆溪而東北則于崑山常熟以東之橫塘設堰門斗閘高地之水以自溉高地之時入海則又設為塘浦焉蓋吳地中間不特太湖三萬六千頃長洲有沙湖尹山湖常熟有昆承湖崑山村有陽城湖他如斜塘等諸瀆黃天等諸蕩市宅等諸水利皆蓄水深處脈絡無不與太湖貫通水面闊遠止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三

藉吳松一江注江入海水去不速而所藉者又在塘浦浦者導諸處之水皆自趨吳松江以入海塘浦原計一百三十二條浦之闊率三浦以入于江之高率二丈大要使浦高于江之高于海一水駕行高處而吳中無水災古人之為此夫豈一日一運河尚通錢氏有兩嘗考李氏有江南五堰指揮之號國朝南渡生聚益繁各便已私上焉之撩五堰既以不便木簞往來而壞近東數郡水盡入太湖矣下焉之堰門斗門又為側塘浦則或因壞崑山常熟二縣水反入內地矣中焉之講射下脚而廢其堤或因耕墾增闢而攘斥其舊來之浦凡今所謂某家浜某家涇者皆古塘浦舊地於是蕩無隄障水勢散漫與江之入海處適平退潮之擁減未幾長潮之增已至小汛之隨去未盡大汛之擁回反多往復洄洑水去遲緩而一雨卽成久浸矣古人已合江浙數郡之規模而成之慮及萬世後人求一甚難自景祐以來歲歲講求迄無成功蓋但知洩水

松江府志

卷十

志

水利

而海口既高水非塘浦不可洩故東坡嘗請去吳江石塘王靚嘗開海口則反有風波駕入之憂惟熙寧初按正公守吳嘗開海口則反有風波駕入之憂惟熙寧初按行直謂開海口則反有風波駕入之憂惟熙寧初按直力請于朝嘗起六郡三十四縣之憂惟熙寧初按喧訴擊墜于朝嘗起六郡三十四縣之憂惟熙寧初按平江諸浦三十六插差趙霖措而止政和六年御筆修工宜和初再措置支見錢四十一萬貫有奇卒又勾收人吏送獄根磨而止今浦插盡廢尤甚前日而海壅漲非人力可遏惟復古人之高下非人力可移沙壅漲非人力可遏惟復古人之高下非人力可移沙壅成功然所費當幾錢所役當幾人之大豐州縣既無此事力荒歲餓孳又無此人力縱有之又當恣幾時也日而成乃欲其救目前之急此洩水未可倉卒議也議者多謂園田增多無歸宿然亦只見得近來之弊占者治水有方汗下皆成良田其後隄防既壞平陸亦成川澤熙寧八年旱太湖露邱墓街井今壤蕩等處尚有古岸隱見水中以太湖露邱墓街井今壤蕩旱歲水減將舊來平地被水處聞行築塼耳就使圍田盡去水之未能速入海川若也為今救急省事之策惟有告諭田主多發夫工就陞岸漸露處次第修築各于水中自為隄障即車水出隄障之外而耕種之某非不願大發工力為久遠計而量時度力實所未能更望熟議再賜指授

元至元二十八年詔開澱山湖命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燕公楠同左右司郎中都爾彌失督濬治

通志

案江南通志稱江准行省燕仲南而職官志不載其人考元史百官志江准等處行中書省至元十三年初置江淮行省治揚州二十一年以地理民事非便遷于杭州二十二年割江北諸郡隸河南改曰江浙行省是以公楠八年已不稱為平章政事固辭改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又公楠而無燕仲南與元史合今據改浙政水利無隸行大司而有日營田者屬司也農司因領四省地方無濟事功而罷二十八年江淮行省燕參知政事有燕公楠而無燕仲南與元史合今據改浙政水利無隸行大司而有日營田者屬司也農司因領政言浙西諸郡之水聚于太湖有幾處入海河道有澱山湖者富豪之家占據為田以致湖水漲漫損

壞田禾由是都省奏命左右司郎中前浙西鹽使沙的
開挑明年江浙行省請諸都省委前浙西鹽使沙的
促之言水利人潘應武抵論去冬今春開濬溝浦三
百餘處竝無一處通徹僅有邇澱湖之曹家門百餘
丈而已三十年又值霖潦都省復奏命斷事官禿刺
思行院董僉院浙東宜慰使哈刺歹選知水利人吳
九張桂榮潘應武相視合修湖港合置橋梁燭都
省張參議者擬議所占湖田是宋時官田地宋亡之
後富戶據之合收糧米還官為挑河支用都堂然之
故即湖田開新港三條闊約三十餘丈及
濬趙屯大盈二浦活疾湖流而遂輟焉

二十九年詔濬浙西河道導水入海元史世祖本紀

三十年浙西大水冒田為災令富家募佃人疏決水道

元史世祖本紀

案方輿紀要是年潘應武上言放決湖水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五

水利

附潘應武議竊見朝廷數百萬米糧浙西數百萬
生靈口食者取給于浙西數郡而浙西地勢極低
產米糧豐厚自岡身之福山而下有二五百餘里
岡身以限滄溟岡身之閒有港浦一百五十餘處
汎往來至震澤而受統三州六縣太湖又名洞庭
湖周回三萬六千頃故名曰平江有太湖又名洞
溢流而下一路徑下吳松江二湖六十餘里抵海
一路由港浦而入海浙人常苦水災古人居無昏
溼滄之類無非所以為去水計使民居無昏墊而
可耕種居則車水入園塍官司常修濬水路潦則
水出田旱則車水入園塍官司常修濬水路潦則
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隄宋初廢弛常有水患至
宗朝范文正公親歷海濱開濬五湖東南入吳松
東北入于海費錢糧一十八萬三千五百九十八
石自後置農田水利使者專管湖塘河渠趙運使
內用錢米四十三萬八千有奇至理宗朝創立魏
江灣福山水軍三部三千四百人專至理宗朝創
役僅免水患歸附後軍散營廢糧米歸之朝廷其
荒廢無人經理河港湮塞水脈不通無官修濬其

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口中心東有出水港曰各
瀝口日漢港五尺通潮水往來湖退時引湖水謂
闊十餘丈深浦入青龍蟠龍等江出海而去古
大曹港大盈浦入禁人占湖為田為洩水故也
水之尾門宋法禁人占湖為田為洩水故也
為權豪勢要之家占據為田為洩水故也
瀟闊不及二丈湖泥淤塞深不及二尺湖則長
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水漲南風水回太湖則
不決積水往來為害近江等處水漲北風水則
勢力所阻何嘗古問今年為國蒙省府差官相
隨營田司官親會相視小曹港與高年老農知
人講究得澱山湖為權豪小曹港與高年老農
難復舊澱山湖為權豪小曹港與高年老農
處水勢順便今若先于此四處開濬決放水路
居安慮危經理根本之計俟潮水減退然後次第
自諸處河港修理既通上山游可道也

松江府志

卷十

其

水利

播應武復言便宜伏詳蘇軾日三潮之水瀦為太
湖湖獨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去海口
常通則吳中少水患今浙西自釘塞地分河港吳
官慮船入境各釘喉長橋南境古來水橋到龍王
州六縣太湖衆水之餘丈沿塘三日壅塞水不通
廟側後被築塞五餘丈斷日久壅塞水不通
村河港衆流之脈絡多被釘斷日久壅塞水不通
以致澱山湖東小曹港被釘斷日久壅塞水不通
日壅積成數十里之廣三五尺之厚四年兩潦朝廷
虧失米糧數百萬浙西百姓離散大半為今之計
決放湖水入海為急務澱山湖北道江浦石浦千墩
浦小瀝水入海為急務澱山湖北道江浦石浦千墩
處今春先修濬道往來田夫可以深開使湖海緊切
耕種然後次第開濬沿塘橋道鄉村後港整理堰
以防運河走洩今逐縣一條具事屬華亭縣一
石浦千墩浦屬崑山縣小瀝口屬華亭縣一
一條並皆於塞應武昨與管田司劉副使登殿山寺
條並皆於塞應武昨與管田司劉副使登殿山寺

樓遠望惟有道禡浦石浦最低下取江頗近叩問當
地者老俱曰十年前湖水往來近來一沿塘三十六
不及早修濬雨再作舊病復至吳江七里橋屬長
座橋道俱屬吳江縣又葑門外至吳江第四橋一條水
洲縣多有上下塘橋道壩塞不通內第四橋一水
路來自湖州大錢港又急水港直出下塘湖泊閒下
笠澤湖汾湖白蚬江下急水港直出下塘湖泊閒下
水甚險因被占湖蕩為荷蕩造橋築隄水路淺狹不
甚通徹宜委官相視仍復通放一舊時長橋南境
水口至龍王廟側歸附後被壩塞五十餘丈見蓋房
屋與軍戶居住以致太湖行路不狹小淫雨一至水
通徹多致泛溢衝損塘岸行路不狹小淫雨一至水
不便近口開濬處乃係歸附後行路不狹小淫雨一至
非舊來洩水故路徒費工程今宜委官往地所指定
龍王廟基省會軍戶移營內候七八月此亦兩便中
工掘取泥土就便壩疊沿塘道一路高牢此亦兩便中
間留一實塊仍舊造橋相接一座吳江實鄉村河港
六縣眾水之咽喉沿塘三十六座橋道實鄉村河港
衆流之脈絡宋立水軍三四千人吳江知縣職帶
提督湖塘河渠縣尉職銜帶巡視湖塘河渠設官田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七

水利

米三千餘石名修橋米歸附時又日修濬縣河米應
有橋道坍塌水路湮塞本縣自行支用隨即修治自
此浙西三十餘年竝無水害及范文正公治水議乞
敕下諸路行勸課之法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
路轉運使付新授知州知縣
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

三十一年范文虎濬通惠河復濬浙西太湖澱山湖溝

港元史成宗本紀

案元史成宗是年四月卽
位明年始改元貞元年

元貞初平章鐵哥奏太湖澱山湖嘗差倩民夫二十萬疏

掘已畢今諸河日受兩潮漸至沙漲澱山湖圍田賦糧

二萬石就以募民夫四千調軍士四千與同屯守立都

水防田使司職掌修治河渠圍田元史河渠志

大德二年立浙西都水庸田司專主水利元史成宗本紀

中書省奏立浙西都水庸田使司三品衙門于平江路設置專一修築圍岸疏濬河道務要田農得濟水道流通圍岸堅固浙西澱山等湖已有定立官河界畔諸人不得似前侵占復為民害違者庸田使就便追斷又浙西海軍晝夜兩潮隨帶泥沙入港漸成壅遏宋時另設撩淺軍人專一撩洗今令庸田司于二八月內依時督責如法疏濬毋致壅遏與民為害據常久通行省更為從長擬議又浙西官田數多俱係貧難佃戶種納奉為首闕食無田主借貸圍岸缺壞又自行修理官佃戶若不為存恤以致逼臨在逃荒廢官田今後官田佃戶若委無己業亦無請討田主將此等佃戶差充里正赴官倉納租管民官司不得將此務失誤官租又澱山練湖諸人占湖為田歲納租糧所在官司另行收貯若有合行修濬人工物料從庸田司募工支用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六

水利

三年置浙西平江河渠插堰凡七十八所濬太湖及澱

山湖元史成宗本紀

五年浙西積雨泛溢民田詔役民夫二千人疏導河道

八年中書省臣言吳江松江實海口故道潮水久淤湮

塞良田宜役萬五千人濬治仍設行都水監以董其程

從之元史成宗本紀

案元史徵里燕只吉台氏傳時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胡廷命行省疏導吳松江發卒數萬人徵里董其役凡四閱月畢工中書省準江浙行省咨任仁發言吳松江故道淤塞奏立行都水監仍于平江路設置直隸中書省及命行省平章徹里提調疏濬繼降詔條有云開挑修濬河道插壩等合用一切物料行省于官錢內收買應

松江府志

卷十

五

水利

付又浙西苗糧戶內起夫一萬五千名自備什物每
 名工役一年免糧一十石其軍站除贍役地外依
 上科著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不分行常從廉能稱職
 員不納官糧之家以地五頃著夫釐立名功廉能稱職
 選委廉幹官員部舉明其著夫釐立名功廉能稱職
 者行都水監具跡舉明其著夫釐立名功廉能稱職
 夫長任仁發以臣事略吳松江使震澤之辰前海道千
 下性為浙西居民害垂二十年上疏董其利弊疏導
 之法中書省以聞特命平章徹里公董其利弊疏導
 德入嘉定石橋望前二日西自上海縣界吳松舊江
 東抵嘉定石橋望前二日西自上海縣界吳松舊江
 一步三尺深一丈五尺闊一十丈八里為數一八
 五千為工一百六十五萬二千六百七十有奇至九
 年二月晦工畢復置木牖竇一十長三十八丈八里
 復開江東西河道置木牖竇一十長三十八丈八里
 附任仁發塞利議答海變桑田之說非人力所可為
 日何為而塞豈非如海變桑田之說非人力所可為
 者歟答曰東坡有言若吳松江一縣之
 民可盡徙他處庶上源寬闊清水利

積何至有湮塞之患哉歸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
 慮私鹽船往來多行塞斷所以清水日弱渾潮日盛
 泥沙日積而吳松江日就淤塞正與東坡所見合若
 云如海變桑田一付之天則聖人盡手足胼胝盡力溝
 洫皆虛言也聖人豈欺我哉所當盡人力而可為也
 議者曰錢氏有聖國景定間一止長與聞一次水災宋南
 渡百五十年餘頻仍其政何也答曰錢氏有聖國景定
 三四年水災頻仍其政何也答曰錢氏有聖國景定
 全藉蘇湖常秀四郡所產以為國計常時盡心經理
 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間水利當興水害當除
 合役軍民不問繁難合用錢糧不吝浩大必能亂為之
 又使名卿重臣專董其事豪戶為一家簧言不能亂為
 耳珍貨不能動其心又復七里為膏腴之產以故二三
 橫塘田連阡陌位址相接悉為膏腴之產以故二三
 百年之間水災罕見國朝四海一統居位者未始知風
 土所以視浙西水災罕見國朝四海一統居位者未始知風
 水旱所以視浙西水災罕見國朝四海一統居位者未始知風
 低下與江水平故曰性耳答曰晉宋以降倉廩所積
 今欲作園亦逆土之性耳答曰晉宋以降倉廩所積

積何至有湮塞之患哉歸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
 慮私鹽船往來多行塞斷所以清水日弱渾潮日盛
 泥沙日積而吳松江日就淤塞正與東坡所見合若
 云如海變桑田一付之天則聖人盡手足胼胝盡力溝
 洫皆虛言也聖人豈欺我哉所當盡人力而可為也
 議者曰錢氏有聖國景定間一止長與聞一次水災宋南
 渡百五十年餘頻仍其政何也答曰錢氏有聖國景定
 三四年水災頻仍其政何也答曰錢氏有聖國景定
 全藉蘇湖常秀四郡所產以為國計常時盡心經理
 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間水利當興水害當除
 合役軍民不問繁難合用錢糧不吝浩大必能亂為之
 又使名卿重臣專董其事豪戶為一家簧言不能亂為
 耳珍貨不能動其心又復七里為膏腴之產以故二三
 橫塘田連阡陌位址相接悉為膏腴之產以故二三
 百年之間水災罕見國朝四海一統居位者未始知風
 土所以視浙西水災罕見國朝四海一統居位者未始知風
 水旱所以視浙西水災罕見國朝四海一統居位者未始知風
 低下與江水平故曰性耳答曰晉宋以降倉廩所積
 今欲作園亦逆土之性耳答曰晉宋以降倉廩所積

悉仰給于浙西之水田故曰蘇湖熟天下足若謂地勢低下不可作圍此誠無稽之論何以言也浙西之地地低于天下而蘇湖又低于浙西澱山湖又低于蘇湖彼中富戶數千家每歲種蘆編釘樁籬圍築埂岸豈非逆上之性何為今日盡成膏壤此明效大驗不可掩也既作西耶議者曰水旱天時非人力已可成之田反不可作西耶議者曰水旱天時非人力所可勝自來易曉何謂無成治之法終無寸成答曰港西水利明自易曉何謂無成治之法終無寸成必深開築園岸必高厚置插寶必多廣設遇水旱亦不能為害肯范文正公請開水浦議者沮之公力排淨議疏濬積潦數年大稔民受其賜載之方冊昭然可考謂之旱可無成乎議者曰河渠圍岸插寶三冊俱備則水旱可無民食可足誠為久遠之計朝廷胡為而廢之答曰國家收附江南三十餘年浙西河港圍岸插寶無官整治漸致廢壞今若募夫供役必取辦于富戶部夫督役必責成于有司朝廷未見其所樂是利但猾吏豪民構煽必沮之而後已朝廷未見其所樂亦云官吏憚其經營百姓以成事則難壞事則易東坡水利

輟不能成久遠之利也議者曰行都水監既是有益何眾口一詞皆謂無益而朝議罷之答曰民無知但見工役之繁民肆奸又吝供輸之費所以百般阻撓但謂無益以敗乃事殊不知浙西有數等之水拯治方略皆不相同非立專司豈能成功使水監衙門真為無益古之有國者亦廢而置之久矣何為周漢唐宋之世經營水利列之史傳代有其人且若浙西低下之地不須水監即今中原高阜之處安用水監河道司為哉高阜之處水監既不可闕而低下之處乃謂不必置何不智之甚也數年之後河港淺塞小議者豈得終沮之哉議者出必復興修水利之事彼橫隴西漢唐二渠止責于有司修濬民更不擾浙西水利何亦責之有司答曰隴西二渠長一流小也濬成亦殊豈可以漢唐之無難浙西水性不一整治方法二渠例視之哉

文謹案元任仁發撰仁發松江水利議答十卷一名水利

惟樞內閣書目云大德間都水少監任仁發以吳松
故道堙塞震澤汎濫為浙西害乃上疏條陳利病疏
導之法凡十卷前有仁發自序又有許約趙某二跋
末附宋郊宣及其子喬水董是役由是震澤無壅與
以其議上聞命于書平章董是役由是震澤無壅與
三以一之勢接復朝于海趙某跋稱是載其要置
三竇以限水據此是仁發言開江當在大德八年
志作至元間誤

又都水庸田使麻合馬集議濬治吳松江堙塞方略
閉塞不能通流稍遇大水便至泛溢湮沒田禾為害
不輕其吳松江原受太湖之水便至泛溢湮沒田禾為害
流衝散潮沙自古可敵千浦浙西之水來既有源去
亦衝散潮沙自古可敵千浦浙西之水來既有源去
帶橋洪塘岸樁釘壩塞流年以來因上源吳江州一
左右湖澱山湖等處權豪種植蘆葦圍裏為田并
近江湖澱山湖等處權豪種植蘆葦圍裏為田并
勢以致湖無口沙灘滋生蘆葦阻節上源太湖沙壅
水利

松江府志

卷十

三

滿江邊雖有江洪入于至和等塘經由太湖出劉家
不流于江而北流入于至和等塘經由太湖出劉家
等港注入大海并澱山湖之水望東南流于大曹港
柘澤塘東西橫流于新涇并上海浦注江達海吳
松江漸成痼疾頗難救療理合相其地宜順其水性
分江州一派出江達海庶消湖一水泛溢之患擬將
吳州一帶石塘橋洪洞水一百三十餘處每處展
闊作一丈使太湖東西橫流于新涇并上海浦注江
湖迤東堙塞河道亦行開挑分水及將平江路崑山
湖長湖等水及將平江路崑山州嘉定州涇塞河道
亦行開挑分水及將平江路崑山州嘉定州涇塞河道
河港橋壩并圍裹成魚籬菱蘆葦將各處江湖
行起除禁約諸人不得似前違犯阻滯水利仍合該
吳松江地面平江路嘉定州嘉定州嘉定州嘉定州
松江通徹海面平江路嘉定州嘉定州嘉定州嘉定州
置透徹海名曰水竇潮來閉竇阻遏渾沙潮退起
寶洩放水湖名曰水竇潮來閉竇阻遏渾沙潮退起
南漸有通利之望江
又都水庸田使麻合馬集議濬治吳松江堙塞方略
澤國眾流所聚環湖皆蘇湖常秀之良田病于低窪

利在洩沙乃可引湖澆灌凡太湖高田亦仗湖流奔注衝散
湖沙小湖在太湖迤東及北者有昆承湖陽城湖尚湖
諸湖沙湖陳湖三山湖蠡湖薛湖并泖湖滙湖蕩湖皆能接
沙湖太湖水注江達海數內澱湖山湖關繫吳松江注洩
洩太湖水注江達海數內澱湖山湖關繫吳松江注洩
至為切要論其古跡周回二百里此湖之水源所注不澱
趙屯二浦以瀉吳松江既近且便較之諸湖唯大盈
湖之東岸北與渾潮相接最近若上源所注不澱
則潮沙由北岸與渾潮相接最近若上源所注不澱
澱即淤塞之謂也湖以遂成淤澱非始于是乎富豪之
家由淤澱而園成田洩不能快矣山是湖之瀦水益
狹漸與二浦遠而所洩不能快矣山是湖之瀦水益
上多開河道及湖時修濬二浦并濬近浦諸溝內圍田
脈通洩衝滌渾潮則此湖淤澱恐不止于是也吳江
長隄又名挽接築塘按單謬云昔慶歷二年因風濤
多敗漕舟遂接築塘按單謬云昔慶歷二年因風濤
流勢不快江海復多沙漲又案東坡云松江沿
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為挽路建長橋植干松于中
水漲之日積而吳中多水患又案江不快則海之泥沙
隨潮日積而吳中多水患又案江不快則海之泥沙

松江府志

卷十

三

塘以障東流之勢是致下流淺狹漲潮沙半為平
地如長隄如挽路如石塘皆同此處正是太湖東岸
洩水于隄吳松江入海第一要處古賢立論以曉人者
三必于隄開多置木橋多鑿水洞上則通行下則洩
水蓋欲仗其急流奔注江多衝澆沙泥免致水患然
猶慮橋柱之阻于巡防則密置樁樑此或便于行路則
壩塞湖口或情于巡防則密置樁樑此或便于行路則
柱之阻于水也矧以菱荷魚鱖等物障遏妨于農耕必
得官司于此處榜示告戒使咸知利害可也吳江兩
長橋古跡元長一橋至元二九年據本路詢究得東西
長橋古跡元長一橋至元二九年據本路詢究得東西
築塞六十丈又據詢究得寶帶橋北古跡今于南境
築塞六十丈又據詢究得寶帶橋北古跡今于南境
三十年雖會添橋展基未深利如寶帶橋南境全
未通流皆合濬治崑崙山常熟兩塘昔邱與權云至和
塘自吳城東闌距崑崙山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
陽城湖南吐吳松江吳郡志謂常熟塘自齊門北至
常熟湖一百餘里可接洩太湖水勢入昆承等湖注江
達海今其兩塘諸河道姑以知名者言之各有七

餘條多有壩塞之處今合去壩基使其有通無塞可也各河之名載于別卷案嘉禾志云大盈浦南接澱山湖自白鶴匯以達吳松江浦開五十三餘丈此二浦注南接澱山湖北達吳松江浦開五十三餘丈此二浦注澱湖有若平地愚生嘗究其淤塞之因蓋為閉塞佳吳江平望沿太湖河道予無太湖急流下澱湖而豪圍占變湖為田由是二浦與湖相積湖淤塞漸為富亦遲不能衝滌渾潮至元甲午年增工開修趙宅涇顧坊涇蘇溝沈麻瀝井亭瀝等處尤欠濬治兼浦口不通會增置堰插吳防潮沙所以復至漲塞今宜修濬海者環曲論之如崑山嘉定地面本在江北松江府今者環曲論之如崑山嘉定地面本在江北松江府地浦江本在江今楊林等處未必不由開鑿諸匯舍昔嘉祐年問李兵部復圭崇寧間邾漕使亶宣和開

松江府志

卷十

三

水利

趙提舉霖三次開濬又顧會浦乃沈謙議主開濬又有干墩金城諸匯乃儒者傅肱乞行疏決又有盤龍匯者案續圖經其匯徑纒十里而洄澗迂遠踰四里江流為之阻遏值大雨則泛溢旁齧稼穡壞屋廬范文正公嘗經度之至寶元年中遂內翰葉清臣案漕本路醜為新渠道直流至寶元年中遂內翰葉清臣案由上源閉塞湖流遲緩潮沙積聚而成今有河沙匯者漲寒江心阻水太甚民尤病之分莊昔年諸匯近在岸旁可以濬治卻有新華莆嚴家莆暴漲為害俱在江邊可以濬治卻有新華莆嚴家莆暴漲異名也鑿而通之可以擇其要害者鑿開蓋莆即匯之免水旱二者之患矣言順導水勢下得水下之利雖溥揚州水書吏吳執中言厥田惟下天而水之利雖溥分爲率自淮而北五江既入海大江而南五分而水之害亦大宋有邳僑者曾論天下之水而水之利雖溥又都水書吏吳執中言厥田惟下天而水之利雖溥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由江既入海大江而南五分湖也其湖綿互三州六縣周圍六百餘里關三萬六

松江府志

卷十

雷

千餘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耳三江已不得見汪
 洋浩蕩之處止洩于吳松外高內低勢若盤龍但遇
 霖淫水輒泛溢欲使洩于江海其江海日有淤澱致
 遏湖源太湖之水急不能去遲日積月增漸致淤
 使上源則高田有水則乾澗之危是豈水之性哉勢
 也所以導之高有方則害可轉而為利治之無術則
 必轉而為害也古之智者蓋未嘗不深察乎此而不
 于溝洫之為政也循失于經理其弊積而至元登不
 水患所司因循失于經理其弊積而至元登不
 四年所司因循失于經理其弊積而至元登不
 膏腴悉成巨浸百姓缺食賣子鬻妻者不可勝計官
 糧更何成望至元三十一食賣子鬻妻者不可勝計官
 開挑太湖練湖等湖并通江達海河港又加工役以
 修築圍岸自湖後歲獲豐收官糧民倉咸得其濟
 所在官司理宜將已開河道常拯治庶得不廢前
 功無奈牧民之官略不顧問復被海淤塞日夜潮將
 已開兩大盈等浦漲寒殆盡吳松復被海淤塞日夜潮將
 之閒雨水調勻不觀其害儻值往年淫潦為害非輕

近蒙朝廷設立都水庸田使司專以總督其事敦本
 防災可為良策官司設立以來每年勸率百姓修築
 田圍遂治河道粗有成效然數年春夏之交霖雨頻
 未全成識者固已憂之適值上年春夏之交霖雨頻
 作平江松江者固已憂之適值上年春夏之交霖雨頻
 園多致損壞雖曰天災之溝壑盈滿積而不洩所在
 今都水庸田司已行革去修濬之責歸于西至道自
 吳松七舊云可敵千浦今則東自沙河匯西至道自
 浦六七十里開兩岸漲沙將與岸平其中僅存江
 闊不過二三步深亦不過二三尺湖水中所至比之
 舊時萬不及一雖汪洋之勢見于上海新涇太倉劉
 家港通入海豈能盡洩浙西數郡之水今吳江塘
 岸乃太湖咽喉之地昔人曾以挽路不便有宜建塘
 橋之說今積壅之數十里雖下石洞百餘能
 洩幾何况又有東長橋西長橋寶帶等橋植數千柱
 于水申及蘆葦之閉塞于江口則有富豪之侵占于
 尾則有菱蘆之閉塞于江口則有富豪之侵占于
 松江有湖名曰澱山周圍幾二百里隄岸之為硬也
 分派由急水港鍾為處復自塔寺昔居湖心此湖
 等浦入吳松江達海去處中有塔寺昔居湖心此湖

松江府志

卷十

三

淤澱其寺已在湖岸之上今湖岸又復開拓于六七
 里之外矣蓋由此湖東向與海潮相接積淤成塗漸
 為富豪圍占致使二便去處皆已堙為平陸至元三
 浦接洩江海最為快上頃湖田固嘗官為收繫定立
 十一年開挑之利巧計滿官仍復圍占今則澱山
 界畔明白富豪嗜利巧計滿官仍復圍占今則澱山
 之圍田愈廣太湖之流勢愈遲每五六月間水湧
 時吳江石塘東向之水每低于塘西之水數寸無怪
 乎東西之湖沙日盛于此以今日平松江之圍田常
 于淹沒其患蓋由于此誠不可不為之慮也今除修
 此其大生靈如定式澱山練湖亦有元定界擬修
 圍一節有司已加拯治外太湖一水乃浙西諸水之
 合嚴切申明常加須疏洩上年霖雨平江松江已受
 上源萬頃汪洋必須循不復遇霖潦則泛溢之水
 其弊又可為龜鑑若更因循不治復遇霖潦則泛溢
 患抑又甚焉為今計若欲浙西水勢通濶則少遇水
 患必開吳松江故道復澱山堰塞之舊規庶乎可以
 而吳松故江已被潮沙壅塞役重工多似非人力可
 及其澱山舊湖多為豪戶圍裹成田恐亦未易除毀
 卽今太湖之水迂迴宛轉山川多由上海新涇太湖
 倉劉家毀水利

港等處流注于海合無因其就下之性順其必趨之
 勢于上海太湖倉等處視吳松故江應有舊來出支
 處盡行疏濬務使支脈貫通出洩順便開挑易出海
 合有司于已開河港之上下訪求古跡安置座際就
 啓閉以抑潮沙或乞照依腹裏會通河并新開通惠
 河照以差軍體例設立撩清人夫專一看
 守修理以防向後復淤之患官民幸甚

十年濬吳松江等處漕河

是年行監開挑吳松江東西兩處河道起工于閏正
 月之三日自上海縣界趙屯浦大盈浦白鶴江分莊
 步樊浦西浜盤龍舊江計長三十里江面闊二十二
 餘俱深一丈五尺休于三月五萬二千四百九十九
 日于廟涇以策夫二盤龍以東開挑出水口于五處并
 又于廟涇以西盤龍至江開挑出水口于五處并
 涇安置木牖二座一龍至江開挑出水口于五處并
 江一里四十七步急衡倒一座
 上源太湖水勢湍急衡倒一座

至大初江浙行省督治田圍

續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田賦考行省以去歲水旱災傷田禾不收物價踊貴百姓艱食雖曰天災流行亦因人力不至卽今春首農作將興各處田圍高下不等合修陂塘圍岸溝渠曉諭農家須要依法修置遇旱車水澆救遇潦洩水通流會集行都水監官李都水講究得修濬之際田主出糧佃戶出力係官圍田若無總佃貧窮無力不能修濬者量其所需官爲借貸收成日抵數還官事有成勸農正官定擬陞賞聞奏失誤者治罪其拋荒積木土田因租額太重無人承佃勸諭當鄉富戶自備工木修築勝圍聽令本戶佃種爲主拋荒官田止納原租初年免徵次年徵半三年甫全積荒則三年後第依民田輸稅諸人不得爭奪及照到前庸田司五等圍岸體式以水爲平者爲第一等高七尺五寸底闊一丈面闊五尺田高一尺爲第二等高六尺五寸底闊九尺面闊四尺田高二尺爲第三等高五尺五寸底闊八尺面闊四尺田高三尺爲第四等高四尺五寸底闊七尺面闊三尺田高四尺爲第五等止添備水高三尺底闊六尺五寸田高四尺爲第五等止添備水高三尺底闊六尺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美

水利

尺面闊三尺若山水原落圍岸迫近諸湖去處自願增者聽

至治三年嘉興路治中高朝列會集松江府各州縣官按

視議合濬河渠華亭縣九處上海縣十四處六十日工

畢官給之糧備民疏治

元史河渠志 案此條專指吳松江而言

泰定元年松江府吳江州諸河淤塞詔所在有司備民丁

濬之

元史泰定帝紀

案元史河渠志十月以右丞相旭邁傑奏江浙吳松江等處河道壅塞宜爲疏條命脫歡答刺罕諸臣同提調專委左丞朶兒只班及前都水任少監董設至二年閏正月工畢又案元史類編此條下載江浙行省言吳松江等處河道壅塞宜爲疏濬仍立牘以節水勢用夫四萬餘人以三月工畢由是吳松江舊江二道烏泥涇大盈二河俱通

是年江浙行省以平江松江通海河道壅塞軍民官
豪勢戶侵占水而插蒹葭復為蕩田以致水不通
流遞年水旱相仍官民虧失大利委官同本處正官
踏視講議到吳松江舊道烏泥涇大盈浦二河合
挑洗立厝由是申警奏命行省左丞朶兒只班知水
利前都水少監任仁發董督常州湖州嘉興平江路
江陰州與本府不以是何人戶實有納苗田土一頃
五十畝差夫一名計名四萬有奇每名日支口糧三
升中統鈔一兩松江府官糧廣濟庫撥鈔四萬定內
支放賜仁發銀一月十五日訖功舊江二道比大德
初五日數以次年正月十五日訖功舊江二道比大德
所開里數三之二深闊如初大盈浦長二十五里一
百六十丈仍令講究久遠不致淤塞

二年閏正月罷松江都水庸田使司命州縣正官領之
仍加兼知渠堰事五月浙西諸郡水溢命江浙行省及
都水庸田司與役疏洩之六月立都水庸田使司濬吳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水利

松二江 元史泰定帝紀 中書右丞相旭邁傑奏吳松江等河若不設立衙門
管領每挑洗費錢糧損民力松江府止管兩縣別
無親管事務將松江府革罷兩縣撥入嘉興路依先
設立都水庸田使司專掌在先所管勾當直省部以
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密蘭江南浙西道肅政廉
訪使張友諒為使任仁發年七十休政致仕為副使
從之初仁發憾日吾欲罷府官至是果有後命不禮
之者仁發憾日吾欲罷府官至是果有後命不禮

二年置都水庸田司于松江掌江南河渠水利 元史泰定帝紀
任仁發等官講議吳松江等四處河道已開通擬合
瀕閘附江達海分流支港于平江嘉定州之趙浦嘉
興上海縣之潘家浜烏泥涇三處各置石牖二座設
立管領依時啓閉以遏渾潮使入江停滯於塞去害
衝宣江道深闊渾潮不致傍流入江停滯於塞去害
就利以圖悠久之益于是分派趙浦牖二座嘉定州
造潘家浜南廬一座上海縣造北牖一座崇德海鹽
州合造烏泥涇南牖一座嘉興縣造北牖一座華亭

州合造烏泥涇南牖一座嘉興縣造北牖一座華亭

縣造是春庀閩夏成夫匠為工二十六萬四千七百七十二糜糧七千九百四十三石鈔二萬八百一十六定各有迷天歷元祀詔謂自立庸田使以來舛無實效罷而復府焉

四年十月辛亥監察御史亦怯列台卜答言都水庸田

使司擾民請罷之癸丑江浙行省左丞相脫歡答刺罕

平章政事高昉以海盜病民請解職不允元史泰定帝紀

至順至元間水因腫患復開原堰直河置斗門于張涇盤

車二堰郭志

廂置乖宜旱淫交病府修廣請于行省略曰太湖周回八百餘里吞吐諸山百川之水連接澱山湖長柳俱由六廂而出每廂止闊二丈總計一十二丈廂門欲洩浩蕩無窮之水豈無滯乎兼以隨潮啓閉一日之閒不過數時去歲至順元年天雨連綿湖柳水漲其當湖平江嘉興杭州諸處之水積于下緣諸港閉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天

水利

塞廂內不能急洩致將田禾一概淹沒城郭居民房屋皆成巨浸今歲八月間又值雨水霖霖復行盈溢推原其由蓋因石廂啓閉有時水勢不能直達下流故也其烏泥涇廂內舊有河身徑直下流入浦擬合趁此農隙權將舊河直道開挑以導宿水歸海否則來春雨水不常官糧必復被淹小民愈遭疲困深繫利害從之起工于次年春二月十六日開濬河長五百一十步闊五丈深一丈五尺凡旬有三浹計庸三萬一十九百六十九二三年間水勢流通厥患胥弭至元四年水復為患華亭尹郭也先不花承議鑿之六年知府楊伯野台復決潘家浜廂內舊堰直河迄今為利時府人劉廷玉請于張涇盤車二堰置廂深濬之外河導水歸海伯野台從之發民疏濬置斗門焉

至正初復立都水庸田使司濬江河郭志

元年中書以江浙行中書左丞相欽察台言浙西水利近年有司失于舉行隄防廢弛溝港湮塞水失故道民受重困今後莫若都水監官歲委一員分治浙右仍令各處農事正官帶知圍田署銜責任有歸官

民兩便及監察御史言擬復立都水庸田使司慎選
諳曉水利恪守官箴之人披案圖志討論舊治于必
合開挑處所將額定租稅除豁合用工本官為支給
使專其任責以成效于是奏立使司復于平江路設
置命工部尙書禿魯各行省平章政事水利之里瓦
臺與浙西廉訪司官各一員選知事聽受使司節制
跡各處農事正官給銜吳松江北南岸下沙泥濘
工于是年冬十月官給銜吳松江北南岸下沙泥濘
各廂舊河直道深闊府西門外漕渠自秀野橋至跨
塘橋一段石湖橋五舍橋二段及張涇風波塘南俞
塘北俞塘鹽鐵塘官紹塘盤龍塘蒲匯塘六磊塘石
浦塘二三十處河道自府南門外太平栅至張涇堰長
六十三里為夫一十九萬八千四百四十有奇次年
四月十七日石鈔三千一百六十四定各有奇次年
月既功使司至
十五年復罷

明洪武六年發松江嘉興民夫二萬開上海胡家港至漕

涇千二百餘丈以通海舶明史河渠志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无 水利

建文四年疏吳松江明史河渠志

永樂元年命夏原吉治蘇松嘉興水患濬華亭上海運鹽

河金山衛牖及漕涇分水港明史河渠志

附夏忠靖原吉治水疏略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
流嘉湖常頗高環以太湖綿互五百里納杭湖宣歙
溪澗之水散注澱山諸湖以入三柳頃為浦港堙塞
漲溢害稼拯治之法在濬吳松諸浦案吳松江袤二
百餘里廣百五十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常疏之
然當潮汐之衝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抵夏界浦百
二十餘里水流雖通實多窄淺從浦抵上海南滄浦
口百三十餘里劉家港即古婁江徑入海常熟白茅
施工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入海常熟白茅港徑
入海皆廣川急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
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黃浦
乃通吳松要道今下流遇塞難濬旁有范家浜至南
滄浦口徑達海宜濬深闊上接大道既通乃相地勢各
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水道既通乃相地勢各

置石牖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豫修圩岸以防暴流則水患可息帝命發民丁開濬原吉晝夜徒步以身先之功遂成

二年夏原吉復奉命治水蘇松盡通舊河港又濬松江
大黃浦赤雁浦范家浜共萬二千丈

明史河渠志

案明史忠靖本傳浙西大水有司治不效永樂元年使原吉行視且命治之已復使僉事御史俞士吉齎水利書賜原吉遣戶部侍郎李文郁大理寺少卿袁復陝西參政宋性為之副原吉請循禹三江入海故跡濬吳松下流上接太湖而度地為牖以時蓄洩從之役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見役夫暴日中麾其蓋曰吾何忍獨適二年春還朝言水雖由故道入海而支流未盡疏洩非久計於是原吉復行濬白茅塘劉家河黃浦九月工畢水洩蘇松農田大利三年還朝而舊志稱華亭人葉宗行亦上言治水方略送原吉聽用原吉既得請遂自崑山東南夏界浦掣吳松江入劉家河挑嘉定西顧浦引吳松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三

水利

諸水貫吳塘由劉家河入海濬常熟白茅塘引太湖入海皆用宗行言云云與忠靖疏合並存之備考

五年修葺亭隄岸

明史河渠志

十年濬上海蟠龍江

明史河渠志

正統六年

案王文恪姑蘇志及陳懋德請濬吳松江疏均作正統五年

巡撫工部侍郎

周忱修吳松江立表江心盡去壅塞其兩岸塗漲居民

開墾成田者計畝收稅以補崩塌之數

郭志

宣德末上海人杜宗桓上書侍郎獻開江方略至是蓋略行之

案明史周忱傳嘗詣松江視水利見上海嘉定開沿江生茂草多淤流乃濬其上流使崑山顧浦諸所水迅流駛下流之壅遂盡滌又嘗言吳松江有沙壅柴場百五十頃請募民開墾報可

八年修濬金山衛獨樹營至劉家港口邊海諸河郭志

景泰二年案郭志稱景泰間今遵南畿志編景泰二年知府葉冕修澱山湖隄

築萬餘丈二邑賴之郭志

天順二年巡撫右副都御史崔恭大治吳松江起崑山夏

界口至上海白鶴江又自白鶴江至嘉定卞家渡迄莊

家涇凡濬萬四千二百餘丈又濬曹家港蒲匯塘新涇

諸水民賴其利曰曹家港為都堂浦明史崔恭傳

附學士錢溥記略天順二年都憲崔恭奉敕巡撫東南首詢水患以松為尤甚乃舉府判洪景德及二縣尹石致李紋治之相視江之故道雖濬必合莫若從新地鑿之力易為而功不壞起自大盈浦東至吳

松江府志

卷十 三

松江計二萬二千丈又自新涇西南至蒲匯入江計四千丈闊皆一十四丈深皆二丈而低鄉之潦可洩東北則自曹家河平地鑿至新場計三萬餘丈深闊皆與北同又濬華涇塘六磊塘鷺寶湖烏泥涇入浦而高鄉之旱亦免大小聯絡無不通貫用工總三萬五千餘

成化八年僉事吳瑄濬吳松江東起徐公浦西至夏界浦

其百三十里有奇郭志

十四年巡撫都御史牟俸言太湖乃東南最窪地而蘇

松尤最下之衝請設提督水利分司一員隨時修理帝

即令俸兼領水利聽所濬築功成乃專設分司明史河渠志

宏治元年帶理蘇松水利浙江僉事伍性濬吳松江中段

四十餘里及顧會趙屯都堂諸浦蒲匯楊林新涇諸塘

通志案舊志稱性又議鑿吳江長橋淤土

七年命工部侍郎徐貫與都御史何鑑經理浙西水利

貫以主事祝萃自隨萃乘小舟究悉源委濬吳江長橋

案郭志委知蘇導太湖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仰復

開吳松江竝大石趙屯等浦案郭志委松江府通判郝

分莊七洩澱山湖水由吳松江以達於海明史河渠志

附徐貫治水疏臣等切惟東南地勢低下水患自

古有之承樂初元水復漲溢太宗文皇帝命戶部尚

書夏原吉大加濬治方得止息逮今九十餘年各處

港浦仍復湮塞為患滋甚仰惟皇上軫念地方命臣

等會同修濬蓋將拯墊溺之民於衽席之上化魚鼈

之區為稻粱之域臣等敢不罄竭駑鈍以圖仰副聖

意用是夙夜不遑寧處相度施工竊見嘉湖常鎮水

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濬無以開其源下流

松江府志

卷十

三

水利

不濬無以導其歸於是督同委官人等將蘇州府吳
江長橋一帶芟蘆之地疏濬深闊導引太湖之水散
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松江并大石趙屯等
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松江以達於海開白茅港并白
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之水由白茅港以注于江
又開斜堰七鋪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了港以
達于海下流疏通不復壅塞乃開湖州之漣涇洩天
目諸山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荆
溪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斗門以洩運河之
水由江陰以入江上流疏通不復滯自宏治七年
十一月十七日與工至八年二月十五日工畢幸而
一向天氣晴和人無疫癘凡百庶眾爭先效勞即今
水患消弭人無墊溺之憂田有豐稔之望列郡士民
莫不慶忭是非非臣等之能皆皇上盛德大福廣被東
南之所致也今將修濬過
港瀆畫圖貼說謹具奏聞

十二年提督水利工部郎中傅潮濬崧子浦檄通判原

應宿董其役

通志

正德十三年部使成舉里人倪鏞濬龍游馬路港上海志

附郡人莫如忠記略新場海上巨鎮其東有五龍墩又東折而南北為諸竈港及龍游港衡鎮其間而鎮之西曰馬路港者受海潮之入自黃龍浦達諸港溉農畝以鉅萬計而商人藉通離艦取贏不貲斯東南之大利也正德之季諸港就湮僅以形辨潮壅於若蹄浮商賈胥病非一日矣歲戊寅部使者成公至理鹽政議興水利則莫諸港先而難其任使時里人倪鏞叔儻有義概為運承徐君紹先所月上其名成公因署鏞董其役鏞即毅然任之不閱月工訖引水內向數十里閒彌望皆沃衍而商艦殷湊農畔樂業咸賴其利鏞之子淑亦樂善好施邑以倭亂築城淑獨築城南三臺復出米千斛以佐軍興凡畢力奉公此類如

十六年有建議修蘇松水利者進李充嗣工部尙書兼

領水利事世宗嗣位案明史武宗本紀武宗于是年三月丙寅崩于豹房世宗於明年改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三

元嘉靖故書遣工部郎林文霈顏如瓌佐之開白茅港

疏吳松江六閱月而工訖明史李充嗣傳

附李充嗣奏報開濬各項工完疏臣等親詣白茅吳松江等處相度會議以白茅工役繁重蘇州當任其二常州松江分任其一嘉興湖州協任其一而常熟以附近獨當其半吳松江縣與之協濟杭嘉湖蘇松之費則分派二府所屬州縣與之協濟杭嘉湖蘇松常鎮各府地方應該開濬河道之協濟杭嘉湖蘇松圩岸堰壩等項分委署郎中林文霈顏如瓌督率各該掌印水利等官次第舉行白茅港自海口至雙廟河形緣在海灘漲沙壅難以用工隨議改就東南方平陸開挑共起軍民五六千七百七千二百二十二名督開平地三千五百五十六丈自雙廟西至官莊匯河形淺窄幾如平陸又起軍民七千七百七千二百二十二百八十八名督開河道六千一百七十七丈自官莊匯西至常熟縣東倉河形極淺塞又起人夫二萬二千方平陸開挑共起軍民五六千六百七十七丈自官莊匯西至常熟縣東倉河形極淺塞又起人夫二萬二千九百八十八名督開河道六千一百七十七丈自官莊計長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一丈深始八尺加至一丈

松江府志

卷十

三

水利

五尺闊始二至嘉靖元年加至三月十三日三丈俱於正德十
 年十月興工至嘉靖元年四月十三日完本河舊有備十
 軍營及巡檢司應改新開河百口防禦又新添設水利
 衙門倉房龍王廟共計屋一百一十座以備旱潦官錢
 修葺蓋又海口湖沙易壅應置石牯一座以備旱潦
 秋冬水落方可興工又勸得白茅上流尚湖承承陽
 城各湖涇瀾係本港咽喉督府縣人夫開過湖承承陽
 口時涇塘新開洪草鞋洪蘇家浜南界港陽城湖中洪
 周家浜東西錢港尚湖口朱涇河界港陽城湖中洪
 漕涇姚家漕新開稍廟涇東橫涇西橫涇張莊瀾武
 塘則白茅流勢因之少殺又築壩造官築斜堰支分七浦
 一干兩發蘇州府貯太湖亦築壩造官築斜堰支分七浦
 百瀆受荆溪之水會太湖亦築壩造官築斜堰支分七浦
 府瀆烏涇等瀆共六處亦築壩造官築斜堰支分七浦
 龍河城聖河申港利港橫河市河過桃花龍蕩港九常曲
 熟等縣并分三處太倉州及崑山吳江二縣瀆過支河
 共五百六十分三處太倉州及崑山吳江二縣瀆過支河
 過官塘岸共三處太倉州及崑山吳江二縣瀆過支河
 一萬八千七百一十五丈八十三萬七千九百六十九丈

六百六十八丈并橋一座通用八夫三十一萬四千
 年五月工完吳松江上流自吳江起至上海縣黃浦口俱
 駕浦下流自嘉定縣舊江起至上海縣黃浦口俱
 通利無礙惟夏駕浦至龍王廟舊江起至上海縣黃浦口俱
 平陸應該開濬共量長六千三百六十丈議闢一
 十八丈深一丈二分以蘇松二府人夫共四萬三千
 七年八月委官分投督于嘉靖元年正月興工至
 本年二月工完其夏駕浦新洋江二河與吳松江交
 會之橫引江水斜趨婁江以致吳松江不能衝
 激汙泥抑且二河通引渾潮倒流入江與吳松江節
 日相抵撞易成淤塞合于二河交流會處創造石牯節
 制江流使不斜趨阻遏渾潮使不倒流庶幾此江永
 無後塞之患又三吳之水西北自宜興荆溪入瀆
 西南自湖州茗雲二溪分流七十里承陽城等湖以
 入三江而灤山湖則分入趙屯大盈道承陽城等湖以
 入三江而灤山湖則分入趙屯大盈道承陽城等湖以
 瀆俱久湮塞又經督率湖州府官開濬過長橋等處
 等湖并七十一二瀾港蘇州府官開濬過長橋等處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三

河崑山上海二縣開濬趙屯大盈道謁等浦杭嘉湖
 蘇松等府并所屬太倉州歸安等縣開挑過各該管
 地方東七千西八千及疏濬過各支河港浦涇浜江
 道共長七十萬六千七百九十丈并修築過田圩江
 湖塘岸共三千八百四十二段通長二百七十六萬
 四千四百九十三丈八分三厘三毫三絲三忽三微
 五十二名俱於本年正月興工三月終工完賦多仰
 又東南學士王鏊吳郡水碑記今天下財賦最下最
 多水患南方夏秋開最苦而吳郡于蘇湖渺然成巨浸
 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于延臣爭言水利而以吳
 松自茅港為首請設官專治時巡撫應天西蜀李公
 方著名績詔即委之進工部尚書得便宜從事復以
 工部都水郎中林君文需顏君如瓌佐之公博訪羣
 採相度源委謂東南諸水咸匯太湖由三江入海而
 東江久失故道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海最大且駛
 而多澗其別出一支從常熟白茅港入海成化以來
 每議開之輒畏難而止以山川志

猶人之腹白茅吳松則尾間也陽城昆承華亭諸處
 猶脈絡也尾間不洩腹且脹為病四肢百脈無不病
 者公乃駐節湖上且廬舍有次樵爨有所分授以
 邇力取諸近財取諸遠廬舍有次樵爨有所分授以
 責成時犒以行賞天時晴和法令明星雷奮如雨歡呼
 未明興作不絕不數月功告成初白茅自北達于江
 之聲數里不絕不數月功告成初白茅自北達于江
 河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
 自雙廟至東倉通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二丈其深一
 丈五尺闊三十三丈白茅上流又開尚湖二丈其深一
 湖各隘為塘為洪為港為溼為瀉者凡十有九吳松
 江上流頗通利自夏為界浦至舊江口不復容舟因其
 舊形廣之深之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
 尺闊十八丈又于吳江濬長橋一帶引湖為港為溼
 等湖崑山濬趙屯大盈道謁等浦其為浦為港為溼
 為浜尤多皆如環所理也白茅港口海潮日至沙泥
 易淤則為石牖如環所理也白茅港口海潮日至沙泥
 可少殺白茅之流又為堰一夏駕浦新洋江吳松之
 交橫引江水斜趨婁江則吳松勢弱不能蕩激易淀
 五淤又為石牖一蓋疏宜興湖州諸闕水歸太湖無

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江之華亭可無
水患濬吳松白茅之淤太湖之吳水入江海無礙則蘇
役最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松白茅之

道之要人張弼治水議也黃浦澤國水利為重而其人
又郡人張弼治水議也黃浦澤國水利為重而其人

之已詳然當時惟患墊溺而詳于疏導之方不慮旱
曠未及節蓄之策黃浦未開有墊溺而無旱曠黃浦

甚大去年水潦聞父老言較之永樂三年之水今年
尚少三四尺何昔之水反多今之水反少耶蓋昔黃

浦未開洩水之道今黃浦既通洩水之道徑耳然
水勢急于此則緩于彼黃浦既通洩水之道徑耳然

水益徑則松江潮勢平緩停注淤泥洩水日隘故黃
浦之闊漸倍于舊吳松江狹處僅若溝渠矣松江限

于低鄉之東北洩水徑則益低鄉之潦黃浦界于高
鄉或一西北洩水徑則益低鄉之潦黃浦界于高

口之內疏導節蓄以應之運石置節蓄之方當于出浦河
熟或一歲之閒一郡之內旱澇俱見惟在因其地勢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水利

司之開時則時啓閉則高鄉湖沙可到積水不洩而少旱
矣而施之哉此節蓄以利高鄉也疏導之方當于江
由而隘之處疏之蒲葦梗咽芟之疏導之方當于江
中甚隘之處疏之蒲葦梗咽芟之疏導之方當于江
駛則故道不廢洩水斯便而少潦矣此疏導之方當于江
鄉也然低鄉田圩不修水亦不能自退高鄉之河渠
不濟水亦不能逆上故有司每歲修濬一法百弊其一
初報數則曰某河若干其河若干及其興工止濬一
河或十數里或五七里而己泥深四五鋪或止挑一
鋪二鋪而己或攤其高墳填其深窪而己新水既漫
孰測其淺孰見其壩址名曰濬河不加深徒增諸
壩以阻水耳若委官暫至不能時巡不熱地多為
所罔故宋置農田水利使元置都水庸田使郡水監
等官亦不得已也舉事易得人難慎擇其人則利無
不興弊無不革矣

嘉靖元年巡撫李充嗣以蘇松水道盡為勢家所據畫水

為井地示開鑿法戶占一區計工刻日造濬川爬用巨

筏數百曳木齒隨潮進退擊汰泥沙置小艇百餘尾鐵

帚以導之濬故道穿新渠巨浦支流罔不灌注明史河渠志

案郭志載嘉靖元年工部郎中顏如瓌督同蘇州知

府徐贊松江知府孔輔蘇州府同知冷宗元等自夏

界口開濬起至龍王廟舊江口止共長六千三百三

十六丈二尺闊一十八丈深一丈二尺又督湖州府

同知徐鸞開濬大錢小梅等港并沿湖七十二濶以

通太湖之上流蘇州府通判孔賢開濬趙屯大盈道

禍等浦以通吳松江之上流云云較正史為詳

然史載濬法具備故以正史為綱舊志附焉

附顏如瓌議開吳松江略吳松江一帶流入新洋

江口夏界浦口二處交會通婁江潮水倒入江內淀

積泥沙又因地勢卑近遂引江水順趨北下并入婁

江以致吳松江易成淤淺累開復塞或謂此江出海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三 水利

知此江為三婁江不一與婁江各自通洩當旱固可合

而為一及至水溢則婁江自洩所受之水不暇又安

能并吳松江之水乎故昔人有言使二江可并為一

則神禹先併之矣此誠不易之論然先年累次修濬

樂簡易而畏煩難以致二處淤澱不通詢訪耆老咸

謂當于新洋夏界口各置一牖冬春常閉秋夏淫澇

開之以分洩水勢旱乾開之以通灌漑庶幾江流常

通旱澇有備又夏界口闊一十六丈深止四五尺湖

勢亦緩造牖無難新洋江口闊四十丈深一丈五尺

潮勢頗大難以作堰必委

官勘議停當方可施行

二年工部郎中林文需督率華亭縣開南橋塘金匯塘

官路港站船浜北蟠龍塘南嵩塘官莊涇青村港黃泥

漕尹山涇米市塘共長一萬九千四百九十五丈上海

縣開舊江走馬塘周浦塘站船浜鹽鐵塘六磊塘共長

一萬六千五百五十丈以洩當湖三泖澱山湖諸水使

各通黃浦吳松江以入海郭志

附巡按御史謝琛請修水利疏略于陽城昆承澱山
 諸山西來之水皆歸太湖再流入于
 三泖等湖其性木皆欲東故神禹相地分疏其
 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松江并松江為
 以分洩之後世海塘一築其近江於水逸漚北
 田而東江之故道塞矣使東江之水入於常熟
 松江而趨下之性遲矣故後人於常熟北開二
 四浦疏而導之揚子江又于崑山縣東開一十
 分而納之海口所以補東江不通之力也又慮
 淤各于浦口置版牘潮來則肩之卒撩淺之夫
 亦局之以備灌溉又或設開江之卒夏原吉區
 以決壅塞而防汛也永樂間尚書夏原吉區畫
 度開劉家白茅二港甚合古人之法宏治七年
 侍郎徐貫奉命繼理其事通判姚文灝輔之
 濬之法亦有次第舊制版牘夫卒之設圍岸
 未全備是以諸浦之壅塞如故近年雖有帶
 官既不專名亦虛設以致訪前代疏濬之規
 救命專理及今秋收之後訪前代疏濬之規
 水患之備或計各府錢糧空乏其借取許壘北
 等關課鈔支用開諸浦以漉空乏湖之水復版
 啓閉之規立夫卒以繼疏濬之功築圍岸以防
 之勢雖日費用浩大然計被災免徵之費孰為
 從可矣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貢

水利

四年冬命水利僉事蔡乾濬松江上海張家浜陳村塘

馬家浜舊江青龍江

郭志

附編修王同祖治水要略治水之要有三一曰開
 決三江故道以洩震澤之水二曰濬治諸浦以
 湖之水三日疏導涇港以洩田中之水何謂開
 江故道太湖東入松江出吳江長橋長橋之
 不道而所以為吳害者則在長橋使湖流浩
 積水溢而為疹耳若復決去長橋使湖流浩
 海之處又復不疾即吳崑山常熟三縣之地
 深淵此為橋路不可盡決利害甚明也東江
 柳西北為爛湖之東有西水港斜港江即東
 之西段也濶湖之東有西水港斜港江即東
 港大瀝口小瀝湖之東有西水港斜港江即東
 漕大盈等浦入青龍江而出海皆東江之東
 也

松江府志

卷十

水

諸港皆淺狹壅遏不通潮汐而東江入海之處遂塞
 議者大率歸咎于黃浦奪權海塘障遏而不知江之
 通塞亦自既有時黃浦海塘未必能為東江入海之
 為東江既塞而澱湖之水自屬東江其北入于松江
 殊不知澱湖之水者非也苟能尋東江但
 支流耳遂以為可洩澱湖所受之水者皆得達于
 之舊而疏治之使澱湖數百年之害可去矣何謂
 入海則松江之地可通而數百
 諸浦吳郡之發源則自揚子江東通大江西入海
 襟三江之水揚子江以入海故東注于東北以入
 支流北達揚子江以入海故東注于東北以入海
 所濟三十有六崑山以分三海之勢使同歸于海
 浦者惟西崑山茅楊林為最大浦入揚子江者惟
 海者惟西崑山茅楊林為最大浦入揚子江者惟
 福山許浦為最大吳松江之南有大浦入揚子江
 自北平破江艾祁顧會養蠶大盈南解涼月十六
 桑趙屯內歎石浦道謁蕭市金竈干墩注浦月十
 梨同邱諸天張浦帆歸角直浦里渡頭東齊利刀界
 浦浮高順德大姚破墩蓋頭吳松里渡頭東齊利刀界
 十二條東自顧會安亭徐公北解瓦浦三林顧幕全

城木瓜夏界翕浦廣浦社城新洋江馬仁小虞大虞
 尤涇梁里華祥心濱樂浦薛莊黃濱真義界浦下里
 戴墟上顧青邱奉里任浦其在松江之南者則西受
 湖等水南受澱湖諸水以入吳松江而達於海其在
 松江之北者則西受陽城湖諸水以入吳松江而
 松江而達于海自新洋夏界以東則反納吳松江之
 水以東而北趨于海劉家港而入海吳松江之入海
 口其南有浜浦二條皆北通嘉定華亭上海縣界其
 有浜浦二條皆北通嘉定華亭上海縣界其
 來易于漲塞廣者日狹深者日淺惟千墩一浦南
 澱山湖浦極深與夏界新洋南北相望之水勢相
 屢經開濬皆為民利今官沿江相度各浦之通塞使
 湖何謂疏導于江蓋圩田四圍皆涇港中環繞或
 矣或傍浦塘曰涇港者旱則引其水以溉田潦則決
 則或傍浦塘曰涇港者旱則引其水以溉田潦則決
 田之水以入涇港洩諸江湖浦塘使歸于海其利
 農田最為切要故凡緊要圍田水道使歸于海其
 深闊即取其所開之土以修岸塍如是則田間之積
 水可引入涇港通流可散灌于浦塘浦塘決水積

山川志

水利

可疾趨于江海大小相資首

尾相貫又于何水之足患乎

又王同祖工役計費議

費足則工役之舉歲興修則繁而難行數歲不治則

財益工難故必相共工之大小而為之制開江濬浦

廢而難葺故必相共工之大小而為之制開江濬浦

以十年為率疏決涇港築圩治堰歲歲修補或開江

濬浦計費之出必量其費之多寡而為之制若開江

及疏決涇港之小者則取諸食利佃作之家如此則

不煩于公不

傷于民矣

又給事中吳巖工計疏略

取之民間凡遇工程一概科斂則未免府縣派之里

甲騷動鄉村臣以爲水利爲田而興財力亦必計田

而一出凡有田之家不拘留官民每田一畝科錢一

田一頃科錢百文不但積少成多抑且衆輕易舉實

爲經久之計于每歲秋成之時折白銀徵解各府官

庫數不許造報水利官處

動支不許造報水利官處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旱

水利

又王同祖治田奏略吳中之田高者常畏旱低者

常畏澇治高田之法開河蓄水而已治低田之法則

非築圩不可是宜依倣古法相地而形度水勢畫而爲

圩高築圩無霖滂之害且湖水平圩岸既固則不惟在圩

之田可無霖滂之害且湖水平圩岸既固則不惟在圩

浦則塘浦之水自然滿盈迅疾可以漫衍而咸歸于塘

淤其岡阜之地亦因水勢稍高可引

以資灌溉蓋一事興而數利集矣

又論治田法一蓄水泉以備亢旱而已築岸塍治高田

惟在于謹隄防永樂中東南大水命尙書夏忠靖公

藉岸塍以禦之春初編集民夫修築圩岸取土于附

治之其法常以春初編集民夫修築圩岸取土于附

近之田以杵堅築務令牢固復于隄岸之內再幫子

岸以廣基謂之抵岸又令民于岸上種藍不許種

豆種藍則土日增而岸高種豆則土隨根去而日削

也築岸既訖又令民築高堤填實取土之田俟土乾可

復耕種其法密矣爲今泥填莫若使民于春和之時

或取土于田或開濬今泥填莫若使民于春和之時

嚴其令緩其期小民無力者困于工役多者憚于費煩

興浮言以阻之小民無力者困于工役多者憚于費煩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旱

水利

之而塘長圩甲人等又從而科斂誅求嚴申禁放
 端百出圩岸未築而民已重困矣故必嚴申禁放
 期不緩而欲速無益有損蓋隨土雖增故必嚴申
 相入驟雨一傾大築基補築水場之矣故必嚴申
 為期而後可一年築基補築水場之矣故必嚴申
 能護岸土本固矣增修加土如法堅築其稍長歲
 實枝年增土植楊向崩也誠如岸待其稍長歲
 其築岸日堅固功不煩而利久矣一歲曰修壩
 修築田之法堅固功不煩而利久矣一歲曰修壩
 塘曰浦之象焉其通也小深淺或通塞也
 圩田之害而為其通也小深淺或通塞也
 為田害而為其通也小深淺或通塞也
 于網者皆已歷歲既以通江湖之水勢漫衍田疇
 今網者皆已歷歲既以通江湖之水勢漫衍田疇
 舟楫往來之外道入必由之其諸壩小堰高與岸
 則水不亂行而壩數十里內有河正公常論于朝
 南圍田每水一圍方濠數十里內有河正公常論于朝
 開闢引江之水但能修舉則閉壩拒江之水亦博矣
 為門牖啓閉但能修舉則閉壩拒江之水亦博矣

一日分大圩蓋東南水田皆以岸塍為裏外通水道
 以時蓄洩在宋謂之圍田皆以岸塍為裏外通水道
 置隨地三廣狹水道遠近為百畝小圩之一圩之
 至岸易完或時遇水則車戽易去雖有巨
 浸莫能為害而大圩之則車戽易去雖有巨
 衝激東補西塌皆蕩然淹沒矣縱使廣備禦難全
 積水然居民有遠近之不同力有富貧之不一
 形有高下較之不均故大大者取而分之以救者
 九今莫若較之不均故大大者取而分之以救者
 率因其高下較之不均故大大者取而分之以救者
 或謂分圩者必督民取土裹以塍岸則此固然矣
 田在圩者必督民取土裹以塍岸則此固然矣
 之費今觀大圩皆自愛孰肯捐其所屬縱橫布列
 古岸制以分所備旱潦者不也宜因濬之屬縱橫
 為岸就不分更開河其道仍須通處則但取其兩
 實取土之田庶幾無偏損也其圩內無溝洫之屬
 雖有土之二而不足供分圩者則圩內無溝洫之屬
 為徑一或畫十字形或廿三字形或三十字形或井字

形各隨田之多寡為率如此則取土甚便
又為大理寺丞周鳴鳳條議水利略陳二事惟東南之患
賦稅為難其病實在于縣官職繁重治農佐貳專
官以圖責成臣惟督理州縣宏治年間事例或照姚
權既輕一事一督理仍乞特傳潮郎中一員或照
一文顯主事一督理仍乞特傳潮郎中一員或照
一意提督復乞查照都御史俞謙事例簡命府都御史加
大興修果有成方許回京復命二曰疏海口以導實
流臣惟治水之法必下流通利為先近歲尚書李充
嗣濬吳松江水達夏界浦以入海又濬之利但茅港以入海
而白茅之水尤為急實惟吳中濬之利但茅港以入海
海潮驟至原留海口堰壩一惟吳中濬之利但茅港以入海
渾潮日淀積有淤沙橫障海口以致上流及數年以漸
阻窒必須設法疏濬仍查海口導河等項夫役修復自
潮壩撩淺之法務使海口常通則吳中水患自少
矣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壘

水利

又濬支河以下常有水患近臣惟吳中皆高阜常有旱
江地皆卑下常有水患近臣惟吳中皆高阜常有旱
災昔人治田之法有塘有潭凡築防謂之灌田
者皆是也其治田之法有塘有潭凡築防謂之灌田
圩者圍也內以高田若外以圍水蓋之則鄉支河之
受眾流比田反高若圩非岸以圍水蓋之則鄉支河之
不可田故低田賴圩震澤之水為邑之賴城池也近
既濬吳松白茅田以洩圩震澤之水為邑之賴城池也近
支河積淤之土因以流實今舊圩之切務令堅實
高厚足禦湍急之流實今舊圩之切務令堅實
又疏略吳中淤塞由圩固以濬支河修圩岸為急也
本原則支河淤塞由圩固以濬支河修圩岸為急也
情而怠惰之弊其故有三顧民不遭水潦困于工力
難繼大田之連阡陌病于業理不周有潦困于工力
大戶之連阡陌病于業理不周有潦困于工力
耽誤更不葺理今欲興修水利若夫役不均益滋民
害合無一應築圩夫役興修水利若夫役不均益滋民
有田無利人應築圩夫役興修水利若夫役不均益滋民
大必須通融處置者官為雇募小民應起役若工程浩
減工價以致負累其勢豪之家募小民應起役若工程浩

夫役以便私圖或因而賣放營利及與在
官人等包攬作弊者聽督理官指實參究

二十四年呂光洵按吳奏蘇松水利五事詔悉如議光

洵因請專委巡撫歐陽必進從之明史河渠志諸志

附呂光洵疏略太湖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
澤國其西南受太湖諸水抵高田常苦旱卑田常苦潦
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入江由東
昔人于下流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入江由東
人海又引江潮流行于岡隴之外是以潞洩有法水
旱皆不為患近來縱浦橫塘多堙塞不治惟二江頗
通一曰黃浦一曰劉家河又太湖諸壅絕無以資灌概
江不足以下洩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概
于是高下俱病歲常告災治之之法宜先治殿山等
處一帶菱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山承三
柳等湖又開吳松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承山之水以
以達于海潛白茅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承山之水以
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悉入于大江又
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江使

松江府志

卷十

水利

流者皆有所歸者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
無所憂矣于是乃濬艾祁通波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
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
塘以溉武進凡岡隴支河壅塞不治者皆濬使復舊
河以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者皆水利之經
也一曰修圩岸以固橫流蘇松常鎮最居東南下流
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易淤而難洩雖導河清
浦引注于江海每遇秋霖汛漲則河浦之水逆行田
間衝鬻為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嘗令蘇湖作田塍禦
水民甚便之司農丞邳使王純臣嘗令蘇湖作田塍禦
嘗詢問故老以爲二邳使王純臣嘗令蘇湖作田塍禦
時得因其老以爲二邳使王純臣嘗令蘇湖作田塍禦
勤苦救死其不餘力營治三十年亦云治河以蘇湖作
宜令民死其不餘力營治三十年亦云治河以蘇湖作
自固雖有霖潦不能為害且足以資灌漑蓋不但利
漫行而咸歸于河浦則不待決洩自灌漑蓋不但利
之地亦因江一水稍高又得缺引以資灌漑蓋不但利
于低田而已江海復版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自
平原流入江海復版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自

數年卽沮洳成陸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
 七不啓以蓄其流歲勞則啓而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
 插有東三利蓋謂此也宋臣邾子江沿江而西至江陰自松
 一河一至于浦大者皆北至揚子江有堰臣按郡志與僑
 言合然多堙廢惟常熟縣福山插尚存正德間復按
 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縣而果于橫瀝縣議復莊
 家插江陰縣復舊臣訪諸故老皆以爲便凡河浦入海
 塘各置插如舊臣訪諸故老皆以爲便凡河浦入海
 之一地皆宜置插然後可久而不壅不獨數處爲然也
 有漸則民力不煩往歲興作皆并役于則時事易集爲
 成而財力告匱今宜令所修之役檢勘利害大小緩未
 急其最而修之者即令歲修之役檢勘利害大小緩未
 者又明年修之者即令歲修之役檢勘利害大小緩未
 水利之法令有司查審一應賑無人籍其老病無飢民
 爲一壯健有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各造冊一查
 其官不便徒費民不徒勞所爲一舉而兩利者也
 則官不便徒費民不徒勞所爲一舉而兩利者也

年分每于農隙各自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三年而
 費用皆取于農隙各自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三年而
 止通計所費不過二三萬而水利大治矣一事非難
 委任以責成先朝大臣奉命經理吳中者數十年
 而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功最著蓋委任專人
 惟又久故忱得賢者亦不暇爲遠慮此臣所謂成
 年又久故忱得賢者亦不暇爲遠慮此臣所謂成
 歲月成故忱得賢者亦不暇爲遠慮此臣所謂成
 之難也臣願申明先朝委任周忱疏治所謂成
 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疏濬經略之宜工程
 緩急之序凡遇陞遷行取給由者必考其功其利
 有功許官凡遇陞遷行取給由者必考其功其利
 者仍聽臣等隨事糾治以懲不恪如是則事有定規
 人有定志而成志難矣此五者治水之要也然又
 有三患焉臣聞羣志難集浮言易與是以事阻于
 旁撓功多畏于垂成竊見近湖咽喉之地淤殿每于
 多爲民間所據一旦欲取之費出于是必游揚其說
 興作不便患一也工役之取費出于是必游揚其說
 多豪猾憑藉根連堅不役之取費出于是必游揚其說

有司者皆畏其口語莫敢窮究今欲悉治其類而清
之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患二也郡縣有司其
志在生民者固皆欣然樂于從事其因循觀望隨俗
俯仰以規速化者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患
三也臣愚以爲屏此三患

而後五事之功可成也

又水利工計議五條

計二方須銀四錢一

亦皆如此估計姑以

丈上開閣下狹折實

該十六工七帶八

該十八工七帶八

該十八工七帶八

該十八工七帶八

該十八工七帶八

該十八工七帶八

該十八工七帶八

該十八工七帶八

該十八工七帶八

該十八工七帶八

該十八工七帶八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畧

水利

一十三萬六千五百四十兩夫費此以開百里之河
其利于兩旁之田當不下億萬畝若量驗派則必不
可無旱澇之虞歲享豐穰之獲而必深近河一帶中
淺濶深難于牽折驗派難于均平須每方有一帶之
通力合作務令深淺均攤又民之負土河有狹而
路之遠近隨之往返之閒近者便而遠者難以概
論須差爲等級如河闊一丈者每方派夫一以六工
若闊十五丈者則加十丈者每方派夫一以二六工
次遞加大約以三十丈爲率加至四丈者每方派夫
闕于此者亦當如數加之寧使民有餘力毋使土有
餘工也其或民有勤惰不得勤者未及限而完工毋
工食必盡給之惰者不得勤者未及限而完工毋使
務在遠堆新土但役夫自河底負擔而上遠堆尤難
愚意每帶兩旁各造木車三乘如方盤之式駕以四
輪大約每乘可載土十擔使二人挽之則一車可當
十夫去遠而民力省矣若無勞逸之比諸役又當
少加蓋彼寡而此多其用矣不無勞逸之比諸役又
召募夫役之寡而此多其用矣不無勞逸之比諸役又
小民固極凋瘵大頻年亦漸衰微若欲論田起饑夫則田

松江府志

卷十

吳

多者難于應酬田少者苦于擾害若欲挨戶編役則
 丁富者或能取足家貧者苦于擾害若欲挨戶編役則
 飢之法而行之各府州縣凡有關係水利者先令擊
 書措置之深闊料灘岸之遠近為夫役之多寡先期
 諭每都每畝限名開報官為雇募假如一畝十甲每
 甲報夫七縣為里三萬八千七百五十六名為三府
 一州七縣為里三萬八千七百五十六名為三府
 七月十六畝應出夫七萬二千五百六十五名每夫
 一而罷是為二百七十三萬四千六百一十七名
 一而罷是為二百七十三萬四千六百一十七名
 可開河二百里而罷則為四百六十五萬九千七百
 八百工可開河三百里而罷則為六百九十七萬二
 之不足慮析而散之何幹河之足憂哉其因貧赴者
 則不拘多寡亦于各該都編管或衛所應役軍丁
 就令千戶鈐束與民丁一體差用並須擇精壯汰
 老弱每夫十名或二十名取具各該都面寫里老
 甘州縣又須每名官給竹木小牌一面其一面填寫
 府州縣委官某夫長某部下火烙花押以便稽查各
 州縣字樣下用長印官火烙花押以便稽查各該管

掌印官并治農官黜齊押赴工所擇信實強幹者立
 為典籍引禮省祭等官以分督之庶幾有所統攝而
 陽典籍引禮省祭等官以分督之庶幾有所統攝而
 各府州縣將應募夫役銀兩各該掌印官自行附近
 雇募所不足者加工抵補則彼出銀而民免跋涉之
 勞此得民而事有底績之望誠兩便之作也然大衆
 烏合難保無虞必頓舍置非竈時作之策也暴虐薪
 芻竝給醫藥有備設有不幸而死者可必為之葬埋
 而厚恤其家則百姓樂于趨赴非惟可以成其大功
 東南亦可無飢民矣若夫經久之計則必為之導河
 淺開江之制及復主政姚公舉人之秦慶請置導河
 夫每年于均徭內撥用其土著之民專習淘導河之
 免其別差著為定令又須于沿江浦之習淘導河之
 舍若運河之淺鋪或募貧民之壯健者每鋪或五
 或十人給以導河夫銀令其以時理業且視有附
 荒田與之開墾塞給耕具穀種使有恒業可居而
 則江浦無淤塞之患矣一廉能散糧餼之現必守
 將應用錢糧攢聚一處擇年開濬白茅事例每工給
 河派夫計夫給餉遵照先年開濬白茅事例每工給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七

水利

銀一分五釐若因年穀貴則每工給米一升給銀二
 分使可足用其銀米府佐給之丞簿等官或五日或
 給之千長關支每遇將散之日豫令丞簿等官各
 各掌收錢糧官處計夫數之多寡每夫長給關防
 票一張上開夫長某部下原管人夫若千領散各
 若干現若下應支工食銀米若千領散各夫長疾
 照臨期票關支關支既訖又須丞簿等官監臨各
 長隨數分封以憑府佐不測稱驗先期給與令可
 備薪米設有剋減插和者嚴加究治計贓賠補其
 每兩須加耗三分米每石須加耗三升抵補虧折則
 人年開濟吳松均之歎矣一曰督責考驗之法切
 先年開濟吳松均之歎矣一曰督責考驗之法切
 一員為巡視官凡夫所管夫役各令該管丞簿等
 官用千字號每十名用字號一個如天辰時各夫
 在面上候巡視官至挨號排立以便查點仍用木
 旗竿一根懸牌在該管人夫若千幾字號用黃上
 寫各長姓名以便趨赴即工之日與民約信假如
 方派夫二名則以八日為限每方派夫四名則以四
 日為限積而上之皆如此限有踰限者則本夫重加
 鞭箠號令示眾而百長干長至丞簿等官亦皆與
 責焉非大寒暑不休息非大風雨不更期又須置
 環簿二扇紀其陰晴以稽作輟經始之時隨所開
 身淺深樹木為的畢之日量河底闊狹用滾木一
 根以索挽之循河而往稍有窒礙即加究治罰其
 行開挑勿給工食決壩之後拔去的木復以鐵足
 驚浮于水面驗其淺深其制大河深一丈二尺幹
 深一丈枝河深八尺隨流而下稍遇淺淤必即傾
 計其淺淤丈尺之數于百長干長名下追其工食
 丞簿等官亦計贓以枉法論其有勵精圖效者夫
 則勞以花紅優其禮遇丞簿等官則加以旌獎陞
 品秩則偷惰者無所容而勵精者益勤矣大抵考
 百夫在百長考驗百長在千長考驗千長在丞簿等
 官考驗丞簿等官在府佐考驗府佐在千長考驗千
 徵會計之條考往歲興修出銀之法皆臨時取辦
 難百端今須先事儲財量財制役凡一應無礙錢糧
 時積待用有司不得別項支銷設有不足則當因
 制宜明白開奏或取諸存留餘米如周文襄公國初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哭

水利

舊額或折銀解運如嘉靖十年恩詔事例則
 耗贈所減亦當數十萬矣此所謂經費也
 又水利考亦當數十萬矣此所謂經費也
 松江而西南有太湖而委之三泖一曰
 環繞皆源于太湖而委之三泖一曰
 大泖一曰長泖旁醜為數渠自灑湖北
 逕望河涇至胥溝分流為內勲浦為會
 浦為南泖浦為北泖浦為東泖浦為西
 逕南漕港絕橫泖合北漕港由新河會
 鶴江入于江又西出為大石浦北逕崑
 干墩浦入于江又西出為大石浦北逕
 折至通波塘由顧會浦分東出為艾祁
 于江大泖則東出為漕浦分東出為艾
 而東為七里涇由通波塘入于江又東
 歷東兩山涇台秀州塘北入江從通波
 華亭青浦二境自西迤邐北入江之
 斜塘為橫潦涇又東流為瓜涇塘為
 黃浦為范家浜二百五十餘里合于
 於海又京出為歸涇塘為胥浦東江
 入於黃浦又東出為瀝瀆塘合于胥浦

此竝華亭西境迤邐南入浦之水也浦
 洩視他浦最為要害往時東江溶利其
 涇抵詹家匯不能至黃浦至南折奔注
 徑易自東江真滅諸水皆屈流入黃浦
 之廣深僅半松江速永樂初夏忠靖公
 淤塞頗多施功甚難乃開崑山之夏界
 浦掣太湖之水入劉家港又逕以黃浦
 其旁有范家浜至南踰口可逕入海為
 屬黃浦于是水勢遂不復東注松江而
 入浦浦勢自是數倍于松江矣今考其
 李塔匯分枝者則有若南錢塘官紹塘
 塘鹽鐵塘北俞塘泖涇駟馬塘六磊塘
 吳店塘烏泥涇華漕港龍華港浦匯塘
 亭上二境自南迤邐北而東入于浦者
 泖分枝者則有若高蔣涇顧胥塘前
 涇方西塘淺沙塘金匯塘黃溜港下沙
 浦沈莊塘周浦塘三林塘黃溜港下沙
 水此竝華亭上海二境自南迤邐北而
 其盤龍塘沙岡塘竹岡塘自南迤邐北
 境之閒自南迤邐北達于浦而通于江

悍入海徑易議者以為可補東江之闕又以為松江
濬則太湖之水盡決而東南境內受水多必汎濫為
害若松江既濬宜急復東江故道使水勢奇分則三
郡宜皆有益或又以東江通則鹹潮溢而近江之田
復為斥鹵之壤矣通東江不利其言如此雖
未必盡是亦竝為論次庶計議者有考驗焉

三十八年巡撫都御史翁大立言東吳水利自震澤濬

源以注江三江導流以入海而蘇州三十六浦松江八

匯毘陵十四瀆共以節宣旱澇宜于吳松白茅七浦等

造成石牖啓閉以時明史河渠志

四十二年給事中張憲臣言蘇松常嘉湖五郡水患叠

見宜先濬支河築圩岸然後舉水之大者白茅港劉家

河七浦楊林及凡河渠河蕩壅淤者悉加疏導帝以江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巽

水利

南久苦倭患民不宜重勞令酌濬支河而已

四十五年參政凌雲翼請專設御史督蘇松水利詔巡

鹽御史兼之明史河渠志

隆慶三年郭志作四年正史書巡撫都御史海瑞疏吳松

江下流上海淤地萬四千丈有奇江面舊二十丈增開

十五丈自黃渡至宋家橋長八十里明史河渠志

附海瑞疏略 吳松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
年來潮泥日積填淤太湖因之奔湧四溢滄汜禾畝
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是也吳松江一水國計
所需民生攸賴修之舉之不可一日緩臣于舊歲十
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委上海縣知縣張嶺率
領沿江住居父老按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濬地長該
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二尺江面闊三十二丈今議
開十五丈計該用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十二錢九

分今二麥未布方春正月米每石價銀已八錢五分
矣飢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將節年導河夫
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溧陽縣鄉官
太僕寺少卿史際義出賑濟穀二萬石率此告濟飢
民按工給與銀穀于今正月月初三日興工挑濬委松
江府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知縣張嶺嘉定縣知
縣邵一本分理興工之兼行賑濟民稍安戢但
工程浩大本分兩不敷饑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
計至二月間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雖有收
成府縣又執行閉糴無從取米伏望皇上軫念民飢
當卹吳松江水道國計所關敕下該部酌議量留蘇
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准照前旨該部改折凡應
天等十府州縣庫貯不掬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
贓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開六府均蒙蘇松常三
府共此太湖之害其庫藏銀亦如應天等處一例取
六府同受其害上工就食吳松借飢民之力而故道
彼處飢民亦聽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地方幸
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地方幸
甚

松江府志

卷十

山川志

率

水利

松江府志卷十終